

學新刊

大地之愛

1907年查記

顧仲彝

上海永祥印書館刊行

文學新刊

大地之愛

三幕劇

顧仲彝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范泉主編

大地之愛

人物

馬介民

農夫

馬史氏

他的妻

史笛伯

馬史氏的胞兄

馬安榮

馬介民的兒子

馬安華

夏麗金

夏老太太

英兒

潘三

佃工

賀醫生

〔2〕

佈景

第一幕

第一場：路。春天的日落時分。

第二場：田家。同日晚上。

第二幕（三年後）

第一場：田家。夏日的正午。

第二場：可以望見大海的小山頂上。次日。

第三幕（五年後）

第一場：田家。晚秋黎明。

第二場：路。日出時分。

第一幕

第一場

鄉間大路的一部分，由左首上右首下，造成對角，遠處看得見蜿蜒曲折的鄉路，好像一條白色的絲帶，轉彎向這塊地平線漫遊，路的兩旁低山環抱，山脚下新播種的田，一片綠色，猶如棋盤樣的非常整齊。

對角形鄉路所圍成的三角形田里，正種着秋麥，碧綠的在發芽。田和路間有一塊不整齊的短石牆，不過太短，也算不得是牆，牆的後面有一條溝溝上有堤岸一條，綠油油的，堤岸上有古槐一株，正在苞發新葉；堤岸上還有石路一段由左蜿蜒向右，經過樹下。

這是五月的某黃昏，太陽正要下山，地平線上的小山頂兒還透着一線紅光，猶如火線，天空上也因此染上了玫瑰色。此紅光正漸入演的時間漸漸淡退。

暮暮時，馬安泰坐在短石牆上，他是個身量瘦削的青年，年二十三歲。他的前額廣闊，黑黑面大，頗有詩人的神采。他的容貌很文雅而近單弱，前額高而顯出是創意，這弱的人，他穿著一條灰色法蘭絨的西裝褲，黃皮鞋，天青色綢緞衫，鮮明的領帶。他在夕陽光下吟一本詩集的詩，他圍上書，用手指隨在書頁中以示讀到何處，轉頭向著天邊，四圍是田地和田地，他的嘴唇動着好像在背詩什麼詩句。

他的哥哥安榮出右官路路上，肩挑田間營工回來。他年二十七，相貌恰好與他的弟弟相反——粗壯，膚棕色，魁梧，具有男人雄健之美，真是一個開朗的農家子弟。他高深學問，但很聰明。他家最貴重的祖傳，草鞋，開往山東草帽，他正步把手路在在拿官的錢地上和跑第幾話。

安榮（笑）還沒有（他）哥們的來到，所以（高聲的呀）喂，弟弟（安榮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看見哥哥，便是微笑）噫，老是日裏做事，可真了不得呀。我猜你又帶着一本新書吧。（他趕過海，坐在他的房前，他的石牆上，看的是什麼——詩歌（他揮一揮手）讓我聽聽。

安華（這樣地抱着書）小心不要犯牠弄斷了。

安榮（望着自己的雙手）這不是斷——是最乾淨的好泥土。（他翻了幾頁，讀了幾句，發出嚴肅的聲言）哼！故意向他的兄弟微笑，用一種惡劣的語氣發自心出來（『我受上了風和光，和海的朗朗。但是神聖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我最愛的還是你』（他把書翻回）『還你拿去燒了罷。我猜你在大學唸了一年書，才受上了那種東西罷。幸而我讀完小學就停止了。不然，說不定也會像你一樣發瘋的。（他冷笑，輕輕地拍着安華的背）你想想要是我一而吟詩一而種田呀，那可糟了，我敢說牛都要逃完了。

安華（笑）或者設想我要是來種田的話。

安榮 去年秋天你就應該回大學去，我知道你是喜歡去的。那種生活你最合適——而在我是最不

合適。

安華 哥哥，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大學去。爸雖沒有明說，可是他心裏很不喜歡我再去。我知道他要省點錢下來，化在田地上頭，並且我當學生也不聰明，因為你瞧我成天的只會唸書。我現在想幹的，是出去四處的跑不停的點，決不在一個地方生下了根住下來。

安榮 好，你明天動身到海上去旅行，倒很好，使你有動的機會。(提到出門，安華忽然停住了，停了一會，最後還是安榮很不自覺的拉緊了安華，發出這不介意的動機。雷舅舅說你這次去要三年才回來哩。

安華 他算來大概要三年罷。

安榮 (同口地) 那很久呀。

安華 你算一算，就會知道並不久。舅舅說到南洋羣島重要的碼頭走走，先要化上一年多。要是我們再到別的地方去——印度呀，澳洲呀，南非洲呀，豈不是要走上三年麼？

安榮 你能到外國去走走，當然是很好的。(會以後) 媽要很想念你呢，華弟。

安華 是——我也要很想念她的。

安榮 你這次出去，爸也覺得不好過的——不過他表面上不露出來罷了。

安華 我也看得出他心裏難過的。

安榮 你知道你走了我也很不高興的。(他放一手於安華近旁的石牆上。)

安華

(放一手於安榮的手上，有一點愛護的動機。) 那我也知道的，哥哥。

安榮

我會像旁人一樣的思念你，你得明白，你跟我弟兄的情分，跟大多數的弟兄不同——他們常

安華

(動靜) 我也是一樣熱過的，哥哥——相信我罷！我不願意離開你和兩位老人家——但是

——我又覺得我不能不去。好像有樣東西正在叫我——(他指著天邊) 呢，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纔好，哥哥。

安榮

不必了，弟弟。我明白你自己要去——這就是你一切的理由：不道我無論如何不願意你失掉這種機會的。

安華

你這樣想，正見得你待我真好。

安榮

戀愛是我沒有手足的情分，可不是個該死的混賬嗎？我知道你是多麼需要這種航海的旅行，來造成你一個新人——我是記你的身體——使你恢復從前的健康。

安華

(有些不自在) 你們老是說我身體不好，從前我的確常常在家裏病，你們就以爲我是永遠要

害病的了。你不知道這幾年來我的身體已經強壯起來了。要是我只爲了身體，沒有旁的緣故去跟舅兄航海的話，那我就住在家里種田罷。

安榮

不成的，種田不是你的本性，我們兩個對於田地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你——唔，你喜歡田地

因為牠是你家的一部份；如果你當牠是工作和生產的地方，你就會討厭牠，這話對不對？

安華 對的，我想對的，於你就不同了。你真是完全全一個馬家的子孫，你跟這兒的鄉土是分拆不開的了。你天生是這兒的人，好像這兒的一種麥一粒樹一樣，爸也是如此。這塊田地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他並且很喜歡知道有你這樣一個馬家的子孫，有他同樣的愛，等他死了，會繼承他遺下的工作，我能夠了解你的態度和爸的態度的；我想這種態度是偉大而該想的。但是我呢——唔，我可生下來就不想這樣的。

安榮 對了，我明白，你對於事情的看法，也跟我們完全不同。

安華 (沉思地) 我不相信你真的會明白我。

安榮 (自信地) 當然我明白。你已經見過了一點兒外邊的世界，就覺得家鄉太小了，你想出去看看整個的世界。

安華 還不止呢，哥哥。

安榮 當然不止。我知道你要學習航海，預備將來好做航海員。那也不是為奇的。家裏要吃要用，銷大，你就想起海員的新工比別的事好。還有，你在船上心裏受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不用化一點兒船錢。

安華 (帶着半愁的微笑) 還不止呢，哥哥。

安榮

當然還不止。在外國通商的碼頭上，常常有出乎意外的好機會給你碰到的。聽說在南洋，一個年輕人，只要張着眼睛找機會，總會碰到好運氣的。（愉快地）我敢賭呢，你靜靜的出神，老想着這個（為笑聲拍他兄弟的背）好，要是你忽然間變成一個百萬的富翁，常常回家來走走，管管事。我們可以花很多的錢，用在這田地上，但是決不會虧本的。

安華

（為笑）這次出去關於賺錢這一方面，我從來沒想過，哥哥。

安榮

唔，你應該想到的。

安華

不，我不應該的。（指著天，夢思地）假如我告訴你，叫我去的單是美，美，西方奧妙神祕的美，遠遠而不可知的美，我在書上看過不少關於西方的神話傳說，我感覺到放浪形骸於偉大廣漠的空間，飄忽到異國去，自由自在，到處流浪，無拘無束的，追求那天邊外面隱隱著的祕密，該是多麼的快樂呀！假如我告訴你這才是我出去的唯一的原因，你怎麼說？

安榮

我會說你是瘋了。

安華

（為笑）不要那麼說，哥哥。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安榮

那麼，你住在這兒不是一樣麼？你所要求的東西，這田地上不是都有麼？難道這兒鄉下的空間還不够寬闊麼？要是你喜歡海的話，只要跑一里路，就到了海邊，在那兒你要望的天邊，也就夠你瞧的了。海上的美也就夠你欣賞的了，除了冬天。（為為笑）至於神祕奧妙，我從來沒有碰到過，

但是說不定牠們就潛伏在這四週罷。你要明白這兒是第一等頂好的田莊，一切田莊上的設備都全的。(笑)

安華 (他也胡亂笑起來) 你這鄉下的蠢貨，對你解說也是沒用的。

安榮 弟弟，你在船上不要對舅舅說什麼神妙奧妙這類的話，不然，他會當你瘋子，丟你在海裏的。

(他由船上跳下) 我還是趕快回去罷。夏老太太今晚要過來吃晚飯，我該回去洗洗乾淨了。

安華 (銳利地——幾乎尖酸地) 麗金也來的呢。

安榮 (不知所措——茫然四面觀看，只不看安華那面——矜作不關心之狀) 唔，麗金也要來的。好，我快些回去罷，唔——(他一面說，一面跑過水溝到大路上。)

安華 (他似乎正在和內心的強烈的感情奮鬥——任性地) 等一等，哥哥！(他由石橋上跳下) 有點事我要

——(他猝然停止，咬緊嘴唇，臉色潮紅。)

安榮 (面問着他，半帶挖酸地) 什麼？

安華 (不知所措地) 喔——不要緊的——沒有關係，唔，沒有什麼。

安榮 (他凝望着安華的轉開去的臉有好一會不講話) 也許我猜得到——你所要說的是什麼——但

是我想你不錯也是對的。他由安華身旁拖得他的手而緊握之，兄弟二人站着互相凝望了(一分鐘)這種

事我們都沒有辦法，華弟。(他突然放下安華的手，轉身開去) 你快要回來的，是不是？

安華（呆呆地）是的。

安榮

那麼，回頭見。（他山路之左首跑去了。安華目送了他一刻，然後又爬上坡上去，向小山巔望。面現深刻的悲哀。一刻以後，安金由左邊匆匆跑來。她是個強健華嚴二十歲的羣像女子，苗條婀娜的身材。她的臉，雖然近於圓潤，卻很美，大而深藍色的眼睛，襯在太陽光燦爛的臉上，更加動人。她身材雖小，但和小中帶有一種力的表現，這種力是堅定意志的力，潛伏在她的年輕的坦白動人的美的裏面。她穿一套純白的衫褲，頭髮齊落，馬上穿白帆布的軟底鞋。）

麗金（看見他）喂，安華；

安華（驚起）喂，麗金！

麗金（跳過水溝，坐在他旁邊的坡上）我正在找你呢。

安華（燙到包）哥哥剛打這兒走過。

麗金 我知道的。剛纔我在路上碰到他。他告訴我你在這兒。（親密地充滿了猜忌的神情）我並不要找

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你。

安華 因為我明天要走了嗎？

麗金 因為你還要你回家去，叫我來找你。我剛把媽推到你家裏去了。

安華（敷衍地）你媽好嗎？

麗金（面帶愁容）她老是這樣，不好也不壞。安華，這種沒有辦法的事，我希望她不要再老發脾氣。

安華

她又罵你跟你吵嘴，是不是？

麗金

（點點頭然後反抗地叫出來）她老是噁噁噁噁。不管我幹她做什麼事，她總說我做得不對。要是爸

還活著的話——（她以自己的聲音吐氣爲不好意思而停止了）——我想我不應該在你面前這樣子抱怨我媽。（爲嘆氣）可憐的媽，大曉得她也夠受的了。我想，一個人一步也不能走動，當然容易生氣呢。我要是能夠像你跑到別的地方去那多好呀！

安華

有時候在家不好過——出門也一樣難受。

麗金

哪我真傻我賭過咒在你未走以前不提你出門的事——可是一開口，我又說上了！

安華

你爲什麼不願意提起我出門呢？

麗金

因爲提起了，大家難過，這是在這兒最後一個晚上，我們應該快快活活的過。哦，安華，你去了，

我要——唔，我們都要很思念你呢，你住在屋子裏轉來轉去，老是要哭出來似的。你知道我心裏多難受呀。你哥哥，你和我——我們好像常在一塊兒似的。

安華

（苦笑）你跟我哥哥還可以常在一起。我一個人孤零零的出去，纔難過呢。

麗金

但是你會看見新的風景，新的人事物使你忙得不得了；但是我們留在這兒，所看見的還是討厭的老地方，使我們記起相聚快樂的日子才真難過呢。真糟呀，你又恰巧在這春天，一切都這麼好看

的時候出門去。(嘆一口氣) 唉，我不應該這樣說的，我知道出門去於你是再好不過的事。你爸說你出去可以碰到許多發財的機會。

安華 (發怒道) 這不成話啦！要是發財的機會，只要我跨過這條路去拿，我也不情願的。(他覺得自己發怒的無謂而發笑了) 原諒我，麗金，我這樣無理的生氣。不過機會這些話剛纔我哥哥已經說得太多了。

麗金 (莫明其妙，傻傻的說) 唔，那麼，假如不是——(突然的懇切的) 呢，安華，你為什麼要去呢？

安華 (搖搖搖連忙轉身向她——發怒地) 你為什麼問這個，麗金？

麗金 (在他的搜索的眼光之下低首) 因為——(說不出來) 唔，你不應去。

安華 (追問) 為什麼呢？

麗金 喔，因為——一切的一切，你不應該去。

安華 現在我要不去，也不成啦，過了一個時候，你就會忘掉我的。

麗金 (憤怒地) 不會的！我永遠不忘記——(她頓住，轉身以掩其羞狀。)

安華 (柔和地) 你答應不忘記我嗎？

麗金 (閃避地) 自然不忘記。你真太不應該了，以為我們會這樣容易忘記你的。

安華 (失望地) 喔！

麗金（裝出輕快）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要出門的緣故呀？

安華（因同意）我不知道你能懂得不能懂得。這是很難解釋的，就是我自己也只能感覺到而說不出來。你也許也感覺到過，我記得，第一次感覺到時候這是個小孩子——你大概還沒忘記我從前是個多病的孩子！

麗金（憂慮）呢不要去想牠罷。

安華 你想了才會明白我的緣故。唔，那個時候，媽要燒飯了，她總把我的椅子推到窗前的前面叫我向外望，不要鬧。叫我不鬧是很容易的。我老是愛靜的。

麗金（憐憫地）對的，你從來不鬧——你受的苦也就夠啦！

安華（沉重地）因此我常常向田山那邊望過去，望到那邊——（他指著天邊）過了幾時，我就忘記身上的痛苦。而夢想起來了。我知道那些小山後面是海——許多人告訴過我——我常常奇怪不知道海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胡思亂想起來。（微笑）當時那遙遠的海，在我看來有世界上的一切神祕——現在還是神祕的！牠叫我去，正像現在叫我一樣。（稍微一頓）有時我的眼睛跟著這條路彎彎曲曲通到遠處，通到山腳下，彷彿牠也在追求着海似的。當時我就發覺到我長成強壯的時候，我就跟著那條路跑，跟牠一塊兒去找海。（微笑）你可明白，我這次出去就是要實行我多年前的誓願。

麗金（被他誘動，夢想的低而溫和的聲音迷住了）唔，我懂得。

安華

在那留下夢想是我當時最快樂的片刻生活。那時我喜歡孤獨。一切形形色色的太陽下山我

都記得爛熟。所有一切太陽下山的景緻都在那（他指著）天邊外面。因此漸漸的我相信一

切世界上的奇事奇蹟都發生在那些小山後面。那兒有美麗的仙女的家。我那時相信有仙女的

（微笑）也許我現在還是相信的。總之，在當時，我以為她們確實是真的，有的時候，我能夠真的聽

見她們，用柔和的聲音叫我去跟她們玩。在黃昏時候，叫我出去到路上跟她們跳舞作遊戲，去

找太陽落下的所在。她們唱小小的歌兒……唱那小山後面她們家裏所有的一切神奇的東西，

給我的歌兒——給我聽她們答應給我聽。只要我去，只要我去，但是我當時不能去，我就哭起來了。好

以為我痛了纔哭的。（他突然大笑）我想這就是現在我要去的緣故。因為我還能聽見她們在

叫我。但是天邊的遙遠，天邊的迷惘，還是跟從前一樣的。（他轉向她——柔和地）你現在明白了麼，

麗金？

麗金（着迷和驚訝）明白的。

安華 那麼你也感覺到的？

麗金 是的，是的，我感覺到的。（不自覺地她接近直到他的旁邊，他的手臂也偷偷地抱着她彷彿他也不知

不覺似的）喔，安華我怎麼能不受感動呢？你講得真好聽呀！

安華

(突然見到他的半臂擁着她的「金鷄」的肩。於是溫柔地移開自己的手。以金鷄，手足無措) 那末現在你該明白我要出門的緣故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理由。

麗金

還有一個理由？那麼，你得把那個也告訴我。

安華

(搜索地望着她，她見他漲紅臉，頓去) 我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告訴你。不管是什麼理由，你能答應我不生氣嗎？

麗金

(柔和地，她的臉還是閃避着) 好，我答應你。

安華

(牽直地) 我愛你，這就是其他的一個理由啦。

麗金

(以手掩面) 喂，安華。

安華

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但是我覺得我不能不告訴你。現在我要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又要這麼久的時間——也許永遠不再回來。告訴你也沒有什麼關係了，這麼許多年來，我一直愛你，但是我從前並沒有知道我真的愛你。後來我決定跟舅舅到外洋去，我纔想到要離開你了，想到離開你心裏就感到痛苦，於是我好像電光一閃的恍然大悟——我愛了你，從我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愛上了你。(他輕輕地把麗金臉上的「金手拉開」) 麗金，你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我知道我愛你是可能的——我明白，因為我發見了自己的愛情，同時也發見了別人的愛情。我知道哥哥愛你——我也知道你也一定很愛他的。

麗金

(如夢風雨之聲) 我不愛他！我不愛你哥哥！我不愛他！(安華詫異得凝視地坐著，麗金憤起地泣

哭) 你怎麼想我會愛他的？(她用手抱著他的頸，俯首在他的肩上) 喂，安華！不要走罷！不要走罷！現

在你一定不能走啦！你不能夠走啦！我不讓你走！你走了我要——心碎的！

安華

(驚呆的迷惑，一變而為不勝喜悅的神情，他緊抱了她——慢慢地溫柔地) 你的意思說——你愛我麼？

麗金

(哭泣著) 愛的，愛的——當然我愛你的——你以為我不愛你麼？(她舉首帶着一種哀願的整笑，

穿入他的眼裏) 你這蠢東西！(他吻她) 我一向是愛你的。

安華

(哀感) 但是你跟哥哥常常在一起的！

麗金

你從來不肯來找我，跟我玩兒。你老是不理睬我，就生氣了，所以不讓我愛你。我以

為你在大學裏唸了一年，自以為很有學問，目空一切，不屑跟我來往了。

安華

(吻她) 我想——(一笑) 我們從前都是傻子！

麗金

(忽然悲憤起來) 你不再出門啦，是不是，安華？你告訴他們，爲了我的緣故不出去了，好不好？現在

你不能夠去啦！

安華

(疑惑) 也許——你也可以去呀。

麗金

喔，安華，不要發傻罷。你知道我是不能去的。我去了，誰照料媽媽呢？難道你不明白，我爲了她是不能

去的麼？(她哀求地抱著他) 請你不要走罷——現在你一定不能走啦。告訴他們，你已經決定不

走了，他們不會怪你的。我知道你爸媽這都會喜歡呢！他們大家都會喜歡的。他們都不願意你出這門去。決定了罷，安華……我們一塊兒住在這兒多麼快樂，這兒什麼東西都很親熱，快告訴我，你不去了！

安華（面對面的，和一個最後的決定和想，露出內心的爭鬥）但是——麗金——我——舅舅——

麗金 他不會怪你的。他知道了這是你的幸福，他怎麼會阻擋你呢？（安華還不說話，她又哭起來了）喔，安華！你剛纔說——你愛我的！

安華（被這種話哭壞了——一種不可救藥的決定在他的聲音裏）我不去了，麗金，我答應你，不要再哭了，（他抱着她，緊緊地摩擦她的頭髮，一會以後，他充滿着快樂的希望說道）也許哥哥的話是對的——比他知道的還對些——他說我在這兒家鄉可以找到一切我所要追求的東西。我想愛情一定就是那種祕密——從西方從天邊外面叫我去的就是這種祕密——我不去抱就來啦，（他緊緊地抱住）喔，麗金，我們的愛比什麼遙遠的夢還甜美呢！他熱情地吻她，由石牆上跳下來，抱她到路上放下。）

麗金（快樂的笑）我愛，你力氣不小呀！

安華 來罷！我們馬上去告訴他們。

麗金（驚惶）喔，不好，安華，等我走了之後，你再說罷。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跟我們鬧的。

安華（吻她——很快地）隨你的意罷——小小的聰明姑娘！

麗金 那麼，我們去罷。（她拉着他的手，他們起身向左邊走，安華突然停步轉身，對那小山和快要消逝的夕陽紅光作最後的凝視。）

安華（向天上望，以手指示）瞧！第一顆星出來啦。（他俯身下去，溫和地吻她）這是我們倆的星。

麗金（溫和的任他的吻）是的，我們兩個人的一顆星。（他們互相擁着，向星望了一會，然後麗金再拉他的手，引他向左走。）來，安華，我們去罷。（他半轉身來應付她時，他的口唇還凝望著天邊，蔚藍的傳說）我們要趕不上晚飯了，安華。

安華（急急地搖頭，彷彿他在搖去某種人的思想——突然說）不錯，那麼我們跑罷。來（他們笑着奔下）

第二場

同日晚九點鐘，馬家田舍的坐起間，左首有兩窗可以望見田畝，右窗之間空闊的地方，一張舊式半桌，後面左角，有一架破舊的櫥，櫥右的後窗牆上有一窗可以望見大路，窗旁一門，通外庭，更右後，一張木榻，榻旁一門，通後室，右角，一張舊木榻，右邊近中部的牆上，一門通廚房，更前些，一個長風燈，右邊更前些的東西，台中一八仙桌，桌上中間，一盞大的煤油燈，四張椅子——三張靠椅，四圍亂放著，還有一些竹籬的，有籬屏，牆上掛着畫的字畫。

房裏一切東西都清潔整齊，放在適當的地方，而且並不呆板，這種氣象顯得主人從難苦省儉得來的舒服，爲全家協力合作共同得來共同享受的。

拜客時，馬介民，他的妻，結主史富仙（舅舅）和安榮都在台上。馬介民的身材而體都和他的兒子安榮一樣——只不過他是一個六十五歲的安榮，生得短而寬，鬚的白髮，馬太太是個矮小，圓圓而顯着來頗守禮法的五十五歲的新人，從前一定是個普普人來出來的開闊，農家的操作使她變成性情的老婦，但她舉動談風，還保存着普普人談的溫文而雅。安榮的風度還是從母親方面遺傳來的，她的兒兄，結主慶而祥，有一回久經風霜的愉快的臉面，和白髮——一種老水手的皺紋，大發談話，措手盡同，他年五十八歲。

馬介民坐在八仙桌上，架着老花眼鏡，正打着算盤算賬，結主坐在後面一張椅子上，身前低，兩手靠他前面的桌上，安榮坐在左邊桌上，下頭低着頭，盡心算着地，還顯着心思。

拜客時，結主同聲說先一件海上的故事，旁的人裝作注意聽着，面上卻都表示着心不在焉。

笛伯

（略略地笑）

於是那個馬來女人，看我的船平上岸來，她就在碼頭上跟我打招呼，她說——她

臉上嚴重得像廟裏的塑像一樣——她說：「船老闆，費心你告訴我，那海上飛來飛去的白鵝晚上在那兒睡覺的？」她真是這樣問的，我可以賭呢！（馬介民笑着，桌上略地笑。旁的人裝作聽笑。）你

聽這馬來女人問的話，多蠢呀！於是我也一本正經的望着她，我說：「太太，我不能正確的答覆你，因爲我還沒見過睡覺的海鵝呢。將來我聽見海鵝打鼾的時候，我會仔細聽聽他睡在那兒再寫

「告訴你我罷。」於是她罵我是個混蛋，匆匆的就走了。（她又大笑特笑起來）我就這樣打發她走着，（旁的人微笑了一下，但馬上又陷於陰影的狀態中。）

史氏（心不在焉地——覺得這話說些話）但是海鷗倒底在那兒的呢？

笛伯（拍桌）啊！你這地，介民，又是一個！

介民（自悶聲）他同放同翅，浮在浪花上樣的。

笛伯（反正有地方睡，不就結了麼？哈哈！）

史氏（強作歡笑）你們男人說話總喜歡開頑笑。（她繼續說去，介民低頭想，安樂說着地板。）

笛伯（把他們一一打量一番，作不厭煩，最後他再也不能容許這種荒謬的夜夢了，他口說起你們好像看守

死人似的，以爲分的開，這我的天呀，難道真的死了人麼？

介民（憤憤地）別胡說啦，老笛，你明明知道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快活的事呀。

笛伯（憤憤地）我也找不出你們爲什麼守喪一樣的悲哀呀。

史氏（憤憤地）老笛，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我們的安寧你半夜裏就要帶上你的傷痛去，你竟免得

誤了時刻！我想你等他明天早上喫了早飯再走罷。

笛伯（絕對地對旁的人來說）這又是女人家的見識！天呀，我老笛不能叫潮水漲起來，牠就會漲起來

呀！我自己六點鐘起身開船，也並不是玩的。你走我的船嗎？——並不罷呀！——跟從前一樣的好

呀。

史氏 (幾聲嘆息) 我不願意安華去。

介民 (從鏡上望過去——安華已回, 別說了。

史氏 (反其地) 真的, 我真的不願意他去!

笛伯 據我看來, 你不應該把這件事看得太難過了。這種航海可以使他成人立業。我會耐心教他, 航海不要多久, 他就可以做船副——要是他肯去的話, 他以後就可以拿航海作為終身的職業。史氏 但是我並不要他一輩子去航海。這次回來你一定還要帶他回家的。那時候他身體也好了, 他也

要——娶親——(安華在椅子裏包起身子向前傾)——在這兒安安逸逸住下來。(安華自己睡上的椅東面——一會以後) 我從沒有想到, 讓安華去, 會使我這樣難過的——不然, 我無論如何不答應他去的。

笛伯 你這些都是廢話, 現在什麼事都定妥了。

史氏 (這笑出來了的樣子) 你的話是不錯的。不過你自己從來沒生過孩子, 你不知道跟孩子們分手, 做娘的是多麼捨不得——安華又是我最小的。(安華還頭在椅子裏不安靜的搖動)。

安華 (突然轉向他們) 還有一件事你們——像一個也沒有想到——就是安華自己要去。他的去志是很堅決的。自從第一天談起航海, 他就一直夢想出去, 現在不讓他去是不對的。(二聲突然同不安

（似乎壓倒了）至少，要是他還保持著今晚對我說話時候的態度，不讓他去是不對的。

介民（壓抑的態度向史氏）：安榮說的不錯。這件事不用再多說了。（看自己的大錶錶）安華怎麼啦？他一

定早已把夏家嫂嫂推到他家裏了。難道最後在家的一晚上，他還在外面望著星星做夢麼？

史氏（微帶責備地向安榮）：你為什麼今晚不推夏老太太回去呢？安榮嫂和麗金過來的時候總是你推她的。

安榮（對史氏的說話）：我想今晚安華自己要去。他們走的時候，他就搶著送她們出去。

史氏（這是他客氣呀，你總是積習氣的不懂）。

安榮（插嘴）：好，我想他快要回去了。（他轉身向他父親）：爸，我去看看那隻黑牛——看他病得好一點

啦沒有？

介民（好的——你去看看罷。（安榮由右門離開房子去了））

笛伯（他出去時——長聲的說）：那孩子要是他願意去航海的話，一定可以成功一個很好的強壯的

水手——

介民（嚴厲地）：你不要把這種信念頭放進安榮的腦子裏去——不然，我要跟你下不去的。（然後他

微笑）：你引誘不動他的，沒有方法引動他的。安榮生來骨子裏是莊稼人家的子孫，天生是個穩

田人，而且是個很好的稻田人。他生在這田地上，死也在這田地上，像我所希望的一樣。（以傲然的

自(錢)他會把這兒的田地變成本鄉頂好頂有出息的田地！

笛伯 照我看來，現在已經是很好用的地了。

介民 (搖頭) 太小了。我回要添買些地，把這園充開來，可惜我們現在沒有本錢。(安榮由房裏進來，手裏提了一盞燈籠，走向後面這外邊的門去。)

安榮 (聞門聲) 爸，還有旁的事要我做的麼？

介民 沒有，沒有啦。(安榮出去了，把門關上。)

史氏 (頓) 我不懂安榮今晚上有什麼心事，他的舉動有點古怪。

介民 他好像有點不開心，不舒服。大概是因為安榮要走了罷。(笛伯) 老笛，你一定不相信我的兩個兒子會這樣要好的，跟別的弟兄不同。他們一向和睦睦，親親熱熱，從來沒有吵過架。

笛伯 你不用告訴我的。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怎樣的親愛呀。

史氏 (這等着自己的意思) 你沒有留意罷，介民，吃晚飯的時候，兩個人都很古怪，安榮好像心裏有什麼事，很興奮；圓金面紅耳熱，只是格格的笑；安榮卻坐着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失掉了頂要好的朋友似的，他們只顧吵不講話。

介民 也許他們都在想別天的事，像我們一樣罷。

史氏 (搖頭) 不是的。我看恐怕有事——別的事。

介民 你以為——是關於露金的事麼？
史氏 對了。

介民 二會以後——（最驚訝）我看她和安榮還談得來，我早就想提出來的，替安榮訂了親，只因爲這兩年手頭不大寬裕，一擱擱到現在。老弟，你怎麼說，你看他們配做夫妻好不好？

雷伯 （點頭表示贊同）他們一對一定很要好很美滿的。

介民 要是她答應的話，對於安榮有許多好處。我通盤打算一下——當然我是不大會打算的人——並且我主張，現在年頭不同了，年輕人的事應該讓年輕人自己去解決。可是這件親事，對於男女兩家都——好處夏家的田恰好靠近我們的田。如果把他們合併起來，可以弄成很整齊很合式的一塊田地，可以種很多的東西，她不只有一個女孩子，一個久病的寡母，叫她們怎麼能對付田裏的事呢。她需要一個男人，一個頂括括的種田人，來主持一切事情，安榮最配也沒有啦。

史氏 （唐突地）我看露金不見得肯嫁安榮。

介民 真的嗎？這種事情，也許女人的眼晴厲害些，但是——他們常常在一起呀。要是她現在不愛他，將來慢慢的總會愛他的。（史氏搖頭）你好像很肯定似的，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
史氏 我——我覺得是這樣的。

介民 （忽然想到了）你的意思以為——史氏露金介民輕視地略略的笑）笑話，你的眼光我不相信。

「兒會，安華跟獎金在一起的時候很少，只不過朋友句說罷了！」

史氏（發苦地）別說了！（通外廳的門開了，安華進來，他快活地微笑著，低聲吟著歌，但是他一進門，一種精悍不定的暗示卻在他態度上顯露出來。）

介民 你回來啦！安華跑到桌旁在安華坐過的椅背上（介民狡猾地向他的妻微笑）你在外面幹什麼——數天上的星星，看牠們出齊了沒有，是不是？

安華 以後我要我的錢有一顆星了，爸。

介民（責備地）就祇有一顆星你也不應該再化時間去找了——這是在家最後的一晚上啦。

史氏（好像對小孩子說話）這樣冷的晚上，你應該穿上外衣出去，安華。

笛伯（感嘆地）嘿，天呀，你當安華是一歲的小孩子麼？

史氏（注意到安華的精氣不安）安華，我看你心裏有事，什麼事呀？

安華（艱難地吞嚥，把他們很快地望了一眼，——然後堅決地開口說）是的，有事——我不能不告訴

——使你們大家都知道。它開始說話時，安華，悄悄地由後門進來，隨手把門門上，放換游的錢於地板上。他在門旁站著不動，兩手交叉著互回游放在胸前，靜聽著安華，耳上有竭力忍耐的表示。安華來精會聽於他時要說的話，所以沒有注意到安華的在場。有件我今晚發現的事——真美麗真奇怪——這件事我從前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我不敢希望這樣的幸福會降臨到我的身上。（請求地）請你們

都記住這句話，好不好？

介民（驚起）快些說出來罷，孩子。

安華（微帶嗔怪）好，事情是如此，爸，我不去了——我的意思說——我明天不能跟舅舅去了。

——將來不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去啦。

史氏（釋然歔歔太息）喔，安華，我多麼高興呀！

介民（驚訝）你開玩笑罷，安華（低頭）依我看來，你要把一切的計劃推翻，到這深曉纔提出來，未免太遲了罷。

安華 我請你記住：到今晚我自己纔知道，我從來不敢夢想——

介民（激動地）你說的是什麼傻念頭呀？

安華（面紅）今天晚上夏家的團金姑娘告訴我——她愛我。她要嫁給我。起先我是無意的對她說我明天要走了，心裏很難過，有點捨不得她，這是真話。我從前並不知道我會愛她。（彷彿對他的中切他的行為爲無忌）我也從來沒有向她提過一字但是——突然間——我不知道怎麼啦，覺得非向她說不可。我以爲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我就要走了。並且我想她已經愛上了——別人（已覺她——他的眼目閃閃發亮）可是她哭了起來，她說她愛的一直是我，但是我卻一點也不知道。

史氏 (向過門後佳兒) 我早知道了！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告訴你爸——唉，安華，你不去了，我真快活極了！

安華 (向史氏) 媽，我知道你會喜歡的。

介民 (向史氏) 呀，真是精細！安華，你把我们的心弄糊塗了，完全也真精，為什麼忽然變了態度呀，我剛才正在想——

史氏 (匆忙地)——(對着黃白雲) 不要管你剛纔想的是什麼，介民，現在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向安華) 現在的事情不是跟你希望的差不多麼？

介民 (沉思地) 開始明白(一過的意思)是，我想你的話是對的。(在因迷之中發言)但是怎麼會這樣的結果跟我聽見的完全相反(最後他起身帶着憂鬱的微笑) (向安華) 你不去了我們都很喜歡，你的媽跟我，因為你去了，我們要多麼的思念你，這是沒話說的，我們也很喜歡。你已经定好了親事，完全姑娘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將來一定是一位賢德的妻子。

安華 (向史氏) 爸爸答應我，不責備我，真使我又高興又感激。

安榮 (向史氏) 爸爸也答應你出手來，動作該笑) 我想現在該輪到我來道喜了，可不是？

安華 (看見史氏突然地顯身在前面，叫一聲) 哥哥(不知所措) 吓——我——我並沒有聽見你。你剛才在這兒——

安榮 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我非喜你，跟麗金姑娘，你們應該最幸福最幸福。

安華 (接他的手) 哥哥，謝謝你，你人真好——(他看見安榮眼裏的喜意，話也沒不下去了。)

安榮 (給他的第一個最後的握手) 祝你倆兩個人好！(他轉身回到後面，轉身去撫弄燈籠，以免他的傷感被旁人看見。)

史氏 (對笛伯說，而笛伯給安榮的轉變，苦悶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怎麼啦，老笛？你不向安華道個喜麼？

笛伯 (困惱) 自然要道喜的！(他起身拍拍安華的肩，喃喃地說開合的話) 祝你交好運氣罷，孩子。(他站在安華旁邊，好像他要再說一些話，而不知道從何說起似的。)

安華 謝謝舅舅。

笛伯 那末，你不跟我上船去了？(他的聲音表示不相信。)

安華 我不能去了，舅父——現在我不能去了。在別種情形之下，我無論如何是要去的。(他不自覺地歎氣)但是你明白我已經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夢囈(然後以很快樂高興的情緒說)我要你們大家明白一件事——我再也不願意做個只喫飯不做事的人了。這就是說現在是我新生命的一切的開始啦，我從今天起要安心的住下來，一心一意的種田，做我應做的事。我要證明給你看，爸，我跟你和哥哥一樣是莊稼人的好子孫，一樣是個能幹的種田人，只要我心裏要。

介民（仁慈地，但懷疑地）這種精神是不錯的，安華，也沒有人懷疑你不願意做，但是你從來沒有學過

安華 那末，我立刻就開始學，你教我，好不好？

介民（撫慰地）當然我願意教你的，孩子，我且很喜歡教你，不過你開始的時候，最好不要太辛苦了。

笛伯（他在回憶與嚴廷安集之中傾聽着上面的談話）介民，你不見得真的讓他留在這裏罷？

介民 吓，事情既竟這樣了，安華要怎麼樣，由他罷。

史氏 由他這纔對呀！

笛伯（急加不聞不問了）那末我要說句話了，你真是個不中用的意志薄弱的可憐蟲。我讓小孩子——

跟女人——來隨便擺布你的計劃！

介民（發給地喜悅）這跟你一樣呀，老笛，你不能叫海水來迎合你的意思，我也不敢自命我能够容

年輕的男女支配愛情呀。

笛伯（輕視地）愛情他們年紀輕，剛看見愛，還不懂愛情是什麼東西啦。愛情安華，我替你丟臉呢，

你在暗地裏給女人抱一下親親嘴，就建成功立業，把你的機會輕易丟了。你沒有見識——箇

直沒有，完全沒有——一點屁見識都沒有！（他在憤怒中以拳擊桌）

史氏（恭敬的向笛伯笑）你真是講戀愛頂好的一個人，老笛——一個終身討不到老婆的老郎夫。免開

拿口罷！

笛伯（接他的笑話說得更生氣了）我倒一生一世沒有做過傻子，你們纔是傻子呢。

史氏（發料地）自己討不到老婆，就說人家是傻子，是不是，老笛？（他笑聲和着他的父親也咯咯的笑。笛伯沒得開口噴沫）唉，老笛，你這機，一點事也沒有生氣幹什麼呢。

笛伯（憤然地）沒有什麼！你說得好像我對於這兒的事全無關係似的，我倒覺得我應該參加點意見。我跟船公司辯交涉，讓他跟我一塊兒去，還替他預備吃的喝的，也張羅了好幾天都不是爲了安華嗎？

安華 你待我真好，舅父，我感激你，真的。

介民 當然，我們都感激你的，老笛。

笛伯（不愛和聲）我一直打算好這次出去，一定有安華陪伴我了——在路上跟他談談天，指點指點他，種種的事我盤算了很久了，我心裏算定可以有他，現在他又忽然變卦了，叫我怎麼不生氣呢。我這次出去要加倍的寂寞了。六笛，是以四號修造這法蘭的機器，混賬的女人，都是她在裏面作梗呀。（發料地）不過這些都是廢話，倘使安華的房給怎麼弄呢？笛裏都油了白漆，黑板上換了新席新被，和新褥子，一切都是新的。又叫木匠做了一個書架，安華可以帶書來放——書架前面裝了一條活動的橫木，不論怎樣顫動，書不會倒出來的。（帶着興奮的聲調）你們想現在沒有人來

住這個佈置好的房給我手下的船員要怎樣的是心我呀！替我佈置房給的——又裏怎樣請君疑呢？他憤怒地搖其指）他們恐怕要疑心我本來打算帶同女人上船的，後來開船的時候，她去了我走了（他想到這好心地試領上的數目）老天爺呀！他們一定會拿這種話來取笑我的。他們那班東西，什麼話都會相信！

介民（第二路門）那麼現在你趕快出去找個老婆，叫她住那個好房給罷，不然是沒有辦法的了。而且她很漂亮，我記住那樣漂亮的房給。他故作關心，看錶）你現在沒有多少時候去找老婆了，走。

笛伯（衆人微笑時——他很快地）你放狗屁，介民！

安榮（由後門旁站著，沉悶而地方聰明來他的臉有嚴肅的決定的表情）你不用愁那個房給沒有人住，別，要是你肯帶我去，我願意替代安華。

安華（被安榮轉向他）哥哥！（他立刻看見他哥哥口裏堅決的情，馬上了解他這堅決的現狀——他失去措）哥哥，你一定不能去！

安榮 你已經下了決心，華弟，現在我也下了我的決心。記住你不用再干與我的事。

安華（聽了他哥哥的聲明，很驚恐）但是哥哥——

安榮 華弟——我請求你的不要管我。（轉向他的舅父）你還沒有回答我舅。

笛伯（嘆着氣，不安地斜視着介民一眼，介民眼睛盯着他的兒子，表示他以爲安榮是突然發了瘋了）安榮，當然，我很喜歡同你去的。

安榮 那末，事情就決定了。我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把我小小的行李收拾好。
史氏 不要發傻老笛，安榮跟你開玩笑的。

笛伯（不平的）這屋子裏誰在開玩笑，誰不在開玩笑，我簡直鬧糊塗了。

安榮（厚皮地）我並不是開玩笑，舅舅。笛伯你太壞了。你不要害怕，我不會說了話不算數的。

安華（安榮聲調中的含義，刺痛他的心，哥哥這是不對的！）

介民（輕微的）我看，這不是開玩笑的資料——安榮一向不開玩笑的。

安榮（面向他的父親）爸，你說得不錯。我一言爲定，我已經決心去了。

介民（目瞪口呆——他不能再懷疑安榮的聲言裏的堅決了——完全無助地）但是爲什麼呢，孩子，爲什麼呢？

安榮（閃避地）我一向要去的。

安華 哥哥！

安榮（半帶憤怒地）不要你開口，華弟！再轉向他父親）我一直沒有提起過，因爲華弟要出去，提出來也是沒用的；現在華弟留在這兒，我就沒有理由不出去了。

介民（呼地一聲）沒有理，你敢站在這兒對我講這種話嗎，安榮！

史氏（急聲）——看見風浪要來了！——他的話沒有一個字是真心的，介民。

介民（似乎叫聲）你不要你插嘴（用一種較為溫和的聲調）什麼事把你突然變了心，安榮？你跟我一樣的明白，在現在田裏工作頂忙的時候，你忽然要走了，這是不應該的。

安榮（迴避他的眼光）華弟學會了就可以替我的。

介民 安華天生不是耕田人，你纔是的。

安榮 你很容易找個人來做我的事。

介民（極力迴避着自己的憤怒）真怪，安榮，我常常以為你是頂明白的，現在竟說出這種瘋話來（輕視地）找個人來做你的事，你並不是這兒的長工，安榮，可以通知一聲要走走。田地是我的，也是你的，你一向是明白人，你剛才說要出去，那是你放棄你正當的責任。

安榮（憤憤地）——向草拉！——爸，我很對不起（稍微一頓）——再說也是沒用的了。

史氏（輕聲）——我知道安榮會明白的！

安榮 媽不要弄錯，我說的話不能收回的。

介民 你意思說，你一定要去，不管——一切嗎？

安榮 是的，我要去了，我不得不去了。但親親地，這我的父親——我覺得不應該失掉這種好機會，去這

歷遊歷南洋，廣廣見識，並且——我要去。

介民

(替廣廣等的起見)原來——你要去遊歷南洋，廣廣見識，他的幹骨骨，大熱骨(原)我決沒有料想到，竟有這麼一天，活著親眼看著我的兒子公然對我說一個天大的謊(要麼出來)你撒謊馬安榮，你是撒謊的壞蛋!

史氏

安華

爸!

笛伯

够了够了，介民!

介民

(帶去他們的勸解)他撒謊，他知道他撒謊，

安榮

(面紅)我不跟你好，爸。你不論說我怎麼樣的壞都可以。

介民

(在廣廣的憤慨之中向安榮指其矛盾)你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所以你怕跟我辯!你說你要去

遊歷南洋廣廣見識，你撒謊呀!你天生不喜歡遊歷的。我看你長大起來，我知道你的本性，你的本

性就是我的本性。你去，就是違背你的本性，要是你真的去，你將來要懊悔的。你以為我不知道你

遠走的真的原因麼!遠走真是頂頂當的字眼兒了。你要遠走，因為聽金姑娘變了你弟弟，你失了

戀生氣——

安榮

(急氣急)生口，爸，那重話我不愛聽——就是你也愛也不愛聽!

史氏

(向安榮道) 爲什麼不問問 不要生氣，安榮他所說的話都不是真的！

(安榮不覺地嘆息，用手摩挲着臉，低聲苦惱着) 這口地是媽的，安榮快回來，媽的母親！

介民

(在驚慌的幻覺中) 這纔是真話，媽，安榮，你想一想你應該多丟臉！

安榮

(抗議地) 爸！

史氏

(由安榮處跑兒跑到史氏處，把帽子放在包上，意圖要他回到剛才坐過的椅子裏) 你靜靜罷，

介民

(由史氏的肩上空過安榮——自語地) 這纔是真話——千真萬確的真話！

史氏

算了，算了！(趁用手去擦臉的口，但力的口跑到一邊去)

安榮

(他已能自問了) 你錯了，爸，這並不是真話。(以剛強的堅決的語氣) 我不受聽金姑娘，我從來也沒有愛過她，我腦子裏想也沒有想過。

介民

(以一種不相信的憤怒的聲言) 哼！你說上加謊啦！

安榮

(失了自覺！) (自語地) 無論誰要離開這樣幸福的家鄉，你以為除了這種淺薄理由之外，就沒有別的緣故啦，那是解釋不通的，可是我討厭這個地方，討厭這個地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有這樣活動的機會我總是喜歡的。

安華

哥哥，不要去！你把事弄得更糟了。

安榮（恨恨地）我不信。我在這兒已經做了我應做的工作。我要走，也可告無罪了。（突然悲憤交加，說兩句是激烈）這些個兒精透的事，我深恨痛絕了。我恨這兒的田地，每一小塊我都恨。我恨在污泥裏耕種，在太陽下面流汗，像個奴隸，得不到一聲感謝。（恨淚滾出來了——復靜地）我要去，永遠不想再幹田裏的事，要是舅舅不肯帶我去，我會找別的船。無論如何，我總要走到別的地方去。

史氏（一種滑稽的警告）你不要同他的話罷，介民，他自己都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呢。等他神志清醒一點，再對他說罷，介民，不要——

介民（把他推開，他的臉因感情充溢而緊皺變白，睨視着安榮好像真是恨他的）你敢——你敢對我說這種話麼？你竟侮辱這兒的田地——馬家的田地——你生長的家鄉——你——你——（他抱緊一竿高竿頭上，惡嚇地向安榮跑來）你這該死的狗！

史氏（尖聲叫喊）介民（她以兩手掩面無力地坐落介民的椅子裏，安榮還是站著不動，臉色灰白而堅定）
伯伯（起身把兩臂伸過桌上向介民）算了罷，介民！

安榮（置身於父兄之間）爸爸！

介民（捉住安榮的手臂，把他推在一邊——然後在安榮面前站著喘氣，過了一刻，他用一顫著的手指指門）好——走罷！——走罷！——你不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你去死，活都由你去！明天早上不要讓我再見你這狂兒——不然——不然——我要攔你出去！

安華 爸爸！爸爸！（史氏大聲喊了）

介民 （自身震動地）誰？誰說着安華，你走罷——明天早上——千萬不要回來——再也不准回來——我不死不許你回來——不然我要——我要——（他搖搖擺擺，喘喘急喘，大踏步跑向後方右邊的門去。）

史氏 （起身抱着他——昏亂地）介民！介民！你往那兒去。

介民 （含糊地）我去——睡覺，不早了，時候不早了。（下）

史氏 （跟着他昏亂地奔着）介民！收回你對安華說的話。介民！（他壓低下。安華和笛伯用驚愕的眼光送他們出去。安華站著不動，眼向前直視，兩手握緊於胸前。）

笛伯 （最先說話——歎一口氣）唉，他發脾氣的時候，真兇狠呀！你不應該那樣對他說起田地的事，安華，你知道田地的事情最會觸動他的脾氣。（又歎一口氣）你不要拿他生氣時候說的話當真罷。他一靜下來，就要懊悔的。

安華 （確定的）你不知道爸爸的。（我親地）說過的話已經說下，收不回來下，我也選擇定了。

安華 （強烈的抗議）哥哥！你不能去的！這件事太傻太可怕啦！

安華 （冷靜地）我等一會再跟你說話罷，安華。（安華兩手抱膝，坐倒在一個椅子裏。）

笛伯 （跑過來拍着安華的背）我很喜歡你去，安華，我替成你的精神，跟你對他說話的態度。（把聲音降

低爲一種小小的耳語)像你這樣活潑的年輕人，海上纔是你們發展前程的地方。(爲甚麼又一聲許的背拍)你跟我會像兩兄弟一樣的親熱，你等著聽聽我要睡覺去了。不要忘記收拾你的行李，最好能睡一忽，他倒還沒起身我們就得偷偷的走了，並且可以免得許多口舌上的麻煩。(他走向後面左門去)好，明天見罷。

安泰 明天見。(俯首下。兄弟兩人密聚了一刻，然後安泰與兄弟第道，一手握著他的背，另一手說)說)鼓足你的勇氣罷，華弟，事情已經如此，錯過也沒有用處，我們不妨希望將來也許會有好結果的。這種事情都是沒有辦法的。

安華 (狂吼地)但是你撒謊，哥哥，你撒謊呀！

安泰 當然我是撒謊，你知道，我也知道——這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

安華 爸不會饒赦你的了。哦，這件事鬧得太沒有意思——太悲劇了，你爲什麼一定要走呢？

安泰 你不同也知道的。你知道爲什麼緣故。(真真這)我願意你和獎金享受世界上一切的好運氣，我真的祝願你，我誠心誠意的祝願你，但是你不能盼望我，住在這兒，天天看你們在一起——而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我忍受不下去——我預定了許多計劃之後，我實在忍受不下去，我想以爲——(他停住了)總以爲她是愛我的。

安華 (把一千枚金幣塞到他的掌上)天呀，多可怕！想起我們一向這樣相愛，和睦，那知道我變成你這

苦的根頭，怎麼對得起你媽，要是我領到去發生這樣的事，我敢對你賭呢，我決不願意對你金說一句話的，我賭呢不說的，哥哥。

安榮 我知道你不會說的，但是這更壞，因為這樣總全要受苦啦。（他指他弟弟的肩）事情這樣是頂好的，不過我不能不去時，每就是了過了幾時，爸總會明白我的心的。（安榮將頭轉）要是他不明白——好，那也沒有辦法的啦。

安華 但是想想媽怎麼樣，天呀，哥哥，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安榮（他頓住）我不能不走——一定走，我告訴你我不能不走。留在這兒，我會發瘋，因為每一秒鐘都會使我記得我從前是多蠢的傻子呀，我不能不離開這兒，想法忘掉一切。我要是不走，我就會恨田地，恨牠引起我從前種種的事，這種種田地的工作，失掉了希望的目的，我再也不能感到興趣了。你明白這兒簡直會變成地獄的，你也愛她的，弟弟，你代替我罷，不過記住我至今還是愛她的，要是我留在這兒，我還是要愛她的，那對於你跟她的愛不太難堪了嗎？你設身處地替我想想看。（他更頓住，他弟弟的肩）你會怎麼樣的告訴我真話，你愛她，你會怎麼樣？

安華（頓住）我會——我會走的，哥哥。（他頓住，他弟弟的肩）天呀！

安榮（他全身突然震動了，下一句一種低聲壓低的聲音）那麼你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走的緣故了；再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可以說了。

安華 (在一種反叛的狂熱中) 爲什麼這種事要發生到我們身上來呢? (他放聲地回頭, 好像要找負責的命運來報仇似的)

安榮 (靜安地——再放手於他弟弟的肩上一) 牛氣也是沒有用的了, 華弟, 事情已經定了。(惡作惡笑) 我

想麗金應該有挑逗丈夫的權, 並且她還得很對——我該替她哀憐呢。

安華 哥哥! 我說不出來, 我覺得你人真好啊!

安榮 (慌忙打斷他的話) 不要多說了我回去睡覺。我要天沒亮就起身。你要是違我的話, 也得起身呀。

安華 好, 好。

安榮 (把燈火熄小) 我還得收拾行李。(他疲憊地打呵欠) 我發覺得好像在家裏做了二十四點鐘

工似的。(憤憤地) 我覺得已經——死了。安安又以手掩面。安榮搖頭, 好像要把他的頭思想消除, 可憐他

極力裝作高興而快活說下去) 我要熄燈了。走罷。(他拍着弟弟的背。安安不動。安榮俯身把燈火熄他的聲音

自暗中發出。不要坐在那兒傷心了, 華弟, 去睡覺。事情慢慢總會好的。(安榮可以聽見他喘起身的,

兄弟兩人黑色的身軀, 可以看見摸索着向後方的門走去)

第二幕

第一場

傍晚和第一幕第二場一樣。三年後的深秋，涼日炎炎的一天，大約十二點半鐘光景，窗子都大開着，但是一絲微風也沒有。後方的門上有精緻的布窗簾着，由此門可以望見外庭，外庭裏的小菜場中有一泥路，由大路旁的白粉籬包門直通此門。比室已經改變，其改變的成分，外表不及精神多。碗，盆，盤，櫃，櫃的設置，從瑣事上都可以看出。椅子以乏油漆而散壞，桌面多污漬而歪斜；壁上已碎了幾塊玻璃；一個小孩玩的洋娃娃已缺臂，在方桌下，一鍋立於屋角，一男子的長衫放在後面的櫃上方桌上亂堆着零碎東西；許多書亂堆在碗櫃架上。焦熱的下午天氣似乎已移入室內來了，使無生之物也蒙着炎熱的改變的顏色。

方桌左端放着一隻空飯碗，兩盞小菜，一盤筷子，等着什麼人來吃飯似的，由過廚房的開着的門口，傳來洗碗的聲響，間以一個婦人的微惱聲和一個小孩的抱怨的哭聲。

二聲，史氏和夏老太太面對面的坐着，史氏在桌後，老太太在桌右。史氏的臉色已經丟掉原有的特征，原有的神采，變成一副無力的假面，有一種不安寧而茫然的莫可奈何的，悲裏的表情。她說話的聲音是不肯定的，無決斷的，彷彿她已經喪失了一切意志的力量。夏老太太坐在有車輪的椅子上，她是個瘦的，臉色灰白的，看來立

不聰明的女人，大約四十八歲，眼無媚而有光，多半來的一個半身不遂的痼疾，天天是在車輪的輪子裏要人憐，或者想可憐的歲月，因此裏面有痼疾的病人的自私和忌惡的忌惡，帶着女人的眼淚上門問安，夏老太太一面說話，一面手裏與台地縫衣針，針子放在桌上。

夏老太太（以不悅的口氣）夏老太太（安春）安春老是不按時刻回來吃午飯的。我不懂為什麼金不說說他，我已經告訴過她好幾次，我說：「金，你不能再讓他胡鬧下去。難道他拿你當作間接房的不成？」但是她不理，她差不多和安春一樣地壞——以為她比我這個老病的人還懂得多呢。

史氏（淡淡地）安春做什麼事都不按時刻的，他天生如此，也沒法呀。

夏太太（嘆之以鼻）沒法！你怎麼老是對他好話呢？一個人祇要有決心什麼事都有辦法——只要他們身體強壯，不弄到像我這樣無可奈何的樣子——（作虔敬的道歉，越加上）祇有辦法的。史氏 安春不是有意的。

夏太太 有意的是我，我眼裏看着好手好腳的人游蕩不幹正經，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而我自己又沒有辦法，讓他們把傷，真把我氣死了，我處處指點他們，我對安春說了不知有過幾千次，告訴他事情應該怎麼辦，你是知道的，是不是？可是你幫他聽過我的話沒有？金——我自己的女兒——（嘆息）我什麼也不想的，他們以為我是什麼樣子的老東西，已經全完了，他們也不得早

後來，他終於明白了。

史氏 你不用該說，說啊！他們並沒有這心，你後頭的日子還長呢。

夏太太 你跟旁人一樣，你不知道我是快死的人了。可是我良心沒壞，死了也沒有什麼不安。我盡力幫了他們，他們纔不至於弄到一敗塗地。現在讓他們去罷，我不管啦。

史氏 聖善無量的慈悲事情也許會還要繼續。安華一點種田的經驗都沒有。你不能希望他一天就學會啊。

夏太太（發抖）他已經學了三年了，可是全學全壞，不伴你的田地，就是我的也給他荒掉啦。我又想不出一個挽救的辦法。

史氏 你總不能說安華做事不負責任呀。

夏太太 請問你，他憑而一無成就，對我們有什麼用呢。

史氏 安華還算不好。

夏太太 由你說罷，不過事實上，他精透了。自從兩年來你丈夫死了之後，事情就一天不如一天，這你不能否認吧。

史氏（只手巾擦眼）死得真苦呀，不過介民是個好人。

夏太太（沒有看見這事）我說打安華算家起，事情就一天比一天糟，你還不知道這糟到什麼地步呢。

出了亂子，安華一向都不告訴你事情發生在你面前，你也不會看見。但是，謝謝天老爺，慶金有時看了他亂七八糟，窘到不得了的時候，還來和我商量商量。你知道她昨晚晚上告訴我什麼話？可是我忘了，她叫我不要告訴你——但是我想你是應該知道的，不該說這種事在你背後進行，這也是我的責任。

史氏（沒精打彩地）你高興你就告訴我。

夏太太（把身子傾向她——低聲）慶金差不多嚇得發瘋了。安華告訴他要把他田地押掉了——他說不押田，在秋收之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弄錢了。她簡直——憤怒地——現在你想安華精不精？

史氏（猶豫地）要是沒有辦法的話——

夏太太 難道你還願意讓安華把田地押出去麼？

史氏 假使安華說定不能不辦，我也不色不願意呀。

夏太太（舉起右手）——好！你這樣想，我再也不說話了。反正這是你的田，不是我的。

史氏 也許安華只要等待安榮回來，他會來應付的。現在快一點。

夏太太（低聲的）慶金說安榮應該可以回來了，安華算他接時到呢？

史氏 他說舅舅的船是條帆船，靠不準的。上次他接到的一封信是從新加坡寄來的，在他們開船那一天，他還開得多久了，安華說他——早該到了。

夏太太那面，天老馬馬上就娶了。他還得意洋洋，回來可以安心帶孩子。

史氏安榮一直在做工哩。他寫信給安塔說，他小小的船上已經擔任了重要的職司了。

夏太太 這種船上的慢事做一時是不錯的，但是他現在一定已經厭惡透了。

史氏（沈恩地）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改變了。他從前又漂亮又強壯（嘆一口氣）三年啦彷彿是三

百多年啦（這口氣含淚——可憐呢）呢要是介民能够活着等他回來——饒恕了他那多好呢

夏太太 他決不會的——介民不會的。當時你跟安華想盡方法要他回心轉意。他不是到死都沒軟。

下心腸來麼？

史氏（微帶憤怒）你怎麼說這（傷心的）話，我知道他心底裏是饒恕安樂的，雖然他口上個強

不肯承認這就是他的致命傷——就因為他太倔強太驕傲他絕心拼死的。(趁用手巾拭淚，哭泣)

夏太太（酸葡萄）這也是命（小孩的哭聲由房中傳來。夏太太憤憤地皺眉）討厭的小東西老是那樣

哭的，哭的，哭得人家心裏煩死了。

史氏（拭淚）天氣熱也難怪她哭。英兒這兩天身子不好，可憐的孩子。

夏太太 她的病是她爸傳給她的——老是病常常病安華也常常生病像他的孩子一樣她深深的

嘆氣。他倒真不應該結婚。我當時竭力反對，但是麗金給安華的荒蕩的詩情迷糊了心，不聽我

的好話。安榮纔配她呢。

史氏 我常常也這樣想，不過我今晚安睡在一起是夠快活的。

夏太太 她本是寬宏大量的，她又有什麼辦法？（指著人說）她已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再，再而三，她的三番四次，使我一個還沒有結婚的小女，我受過苦。現在看來，她已經失掉了年，與新，她的外表雖然還像一個年輕，她是舊幕的幕內，壓迫地喘氣。她穿一身洋布衣服，圓圓的臉，一條條的皺紋。（指著人說）

麗金 喘天氣就要熱死人了！廚房裏又火爐一樣，噁！（她把酒溫的溫度由前廳拖回同後。）

史氏 你為什麼不叫奴來幫你洗呢？

麗金（面短的）不必。那裏我待要你的命呢。

英兒（看見桌上的洋娃娃，在她手裡馬上拍下去）洋娃娃，好！洋娃娃！

麗金（把她拉佳）現在你該睡了，不准你玩洋娃娃。

英兒（抱長聲哭起來）洋娃娃！

夏太太（急惱地）你不能叫她安靜嗎？她哭的把大案的耳朵都震破了，放她下來，讓她去玩洋娃娃。

兒，只要她不鬧。

麗金（放英兒在地板上）好，你去玩，不要再鬧了。（英兒在桌子的地板上坐下，靜靜地玩洋娃娃，直到空桌上放著的菜碟）真奇怪，安睡一次也不肯靜靜回來吃飯的。

史氏（不高聲的）一定又出了亂子啦。

麗金（高聲的）大概是的。近來好像常常出亂子。

夏太太

（笑說地）只要你有點火氣就不會出亂子了。他不論什麼時候回來吃飯，你都理他——你

麗金

一個人在家早晚的做！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你太好了，你就請在這一點上。

麗金

不要真跟我暗戰了，媽！我怕你的了。我愛怎麼樣，謝謝你，不要來干涉我。（邊說邊擦額的汗）

（高聲的）嘿！天氣這樣熱，要幹什麼吵嘴呢？還是請愉快活的事情罷。（好奇地）剛纔，我不是聽見你

們在講安榮嗎？

史氏 我們正在說他什麼時候能回家來呢。

麗金（默然）安榮說，你跟舅舅說不準早晚要到了——看他又回到鄉下來，這是多自然多好啊！

夏太太 我們希望舅舅有了他看起來也自然好得多了。現在可就糟透了！

麗金（高聲地）請你再不要這樣說了罷，媽！我們知道事情是不大好，但是常常抱怨有什麼用呢？

夏太太 呀，老親家！你剛才不是告訴過我嗎？面對我自己的女兒，我都說不進一句話。你瞧她多

出強多固執呀。

麗金（以手掩口——高聲）嘿，天呀，天呀，約了，媽！

史氏（不高聲的）不要緊，安榮回來會把什麼都弄好的。

麗金（滿是希望的）「喔，是的，我知道他會的，他最會調度田裏的事，（帶點嚴厲的因惱）要他回家來把弄得一團糟的事情，全盤從頭做起，真是丟臉的事。」

史氏 安榮 料理的。

麗金（嘆氣）我想安榮做事常常出亂子，可也不一定完全是他的過失。

夏太太（輕視地）「哼！是氣極地指著自己」天呀，這兒像蒸鍋一樣的熱，讓我們到後面樹下去涼快涼快罷，那兒還有點風。來罷，老親家（史氏服從地起身，動手把病人的椅椅向有簾門推去）你要來涼涼罷，麗金，這於你是有益的。教訓他一頓，讓他自己去弄飯吃。不要做傻瓜啦。」

麗金（跑前去，替他們拉門簾布——隨口的）他倒不在乎，他又吃不了多少。但是我不能走開，我要哄孩子睡覺啦。」

夏太太 老親家，我們去罷，我在這兒熱得要命。（史氏單地向左邊出去。麗金回來，在她椅子上坐下。）

麗金（投機地）來，讓我把你的鞋子脫了罷，英兒，這才是乖孩子呢。你現在應該睡覺了。（英兒望鏡的玩，彷彿沒有聽見，來椅會動地玩洋娃娃。麗金的因倦的臉上忽現一種懇切的情緒，她向門簾覷了一眼——然後起身到書桌的。她由書桌信架上取下一信，帶信連忙跑回來坐下。她打開信封，很快興趣的讀信，開始因心中動而起紅暈。安榮跑上後靜悄悄地打開有簾的門，跑回原路，入房裏來，他也老了。兩肩下垂，彷彿肩上升著很重的擔子，眼睛遲鈍而無生氣，臉給太陽漸漸曬黑不日已多日，一條條的汗帶著灰塵刻在兩頰上。嘴角下

罪，表出他絕望、屈辱的心緒。二三年的光陰，已使他的嘴及頰的瘦弱程度加強。他穿的是破舊裝褲，長統靴，一件頸部緊閉的佛蘭絨內衣。

安華

（把自己的山東京帽捲到竹椅上一——疲憊地深深的嘆息一聲）「今天的太陽太熱啊，（麗金吃驚。最初她本能地要把信藏在胸懷裏，但她馬上想著更好的辦法，信還拿在手上，用輕蔑的口氣望著他。）

麗金

（疲倦地）你顯得這樣長，為什麼不剃一剃呢？你看多怕人呀。

安華

（淡淡地）我忘記了——這種天氣剃鬚髭也太麻煩了。

英兒

（噘着洋娃娃快樂地叫著奔向他）爸爸！爸爸！

安華

（把她抱起來指揮的說——鈍重地）這樣大熱天，我這個小寶貝怎樣呀？

英兒

（快樂地喊叫）爸爸！爸爸！

麗金

（同樣）不要那樣跟她玩！你知道現在是她睡覺的時候了，你弄得她不想睡，那我又得坐在旁

邊等她睡熟不是很麻煩麼？

安華

（在竹椅背上坐下，把英兒放在膝上）你不要愁。我會放她去睡的。

麗金

（懶惰地）吃了飯，你該快去做活了。

安華

（嘆一口氣）是的，我忘記了。（他常見麗金膝上打盹的）又在看安華的信嗎？我想你已經背得出來了罷。

麗金（這人彷彿被人指到了怎麼似的——她沒地）我不能不看嗎？他說這封信是給我們大家的。

安華（很得意）能看，不要這樣懷疑，我不是說不能，我只說看了許多次以後，你一定是記得的了。

麗金（我不記得）是紀念放在櫃上，怎樣打彩彩站起來？我想你現在要吃飯了罷。

安華（沒說的）我不想吃，我並不餓。

麗金（我替你得得熱熱的）

安華（煩惱似的）嘿，很好，拿進來試試罷。

麗金（讓我先放他睡去）（她跑去要由他懷裏抱過英兒來）來罷，現在時候過了，你眼睛也快閉上了。

英兒（哭）不睡不睡！（向她父親喊）爸爸，我不想睡！

麗金（安安）你睡！你睡！她好！我告訴你！你不要——

安華（簡短地）那麼由她罷！她在這兒很好。你不圍她保你一分鐘她就會在我懷裏睡熟了。

麗金（怒）她不能這樣子！我要教她聽我的話！（指指英兒）你這壞東西！叫呀！你來，要你好，你跟她來嗎？

英兒（抱住她的父親）不來，爸爸！

麗金（急不住了）你真非打不行，你這小賤子——你要是再不聽話，我一定打你，你聽見沒有？（英兒嚇得哭起來了。）

安華（忽然發怒）不要吵她！我常常告訴你不要去打來嚇她，我不答應的。（指安華的英兒）好好好了，好孩子，好孩子不哭的。你哭，爸爸就不喜歡你，爸爸抱你，你得答應爸爸乖兒的話兒。爸爸要你睡，你睡嗎？

英兒（拉住他）睡爸爸！

麗金（笑着，她的灰白的頭髮是西醫替你給她的，好教訓（這是好。去安華此相，這裏有互相談話的去信，然後麗金常笑了一聲，轉身走開去）好你以為容易的話，你照料她睡覺。（她到廚房去了）

安華（摩着女兒的頭髮——撫愛她）我們來做給媽媽看，看你是不是個好孩子，好不好？

英兒（甜甜地說）爸爸，爸爸。

安華（已去她的鞋）我們來做給媽媽看，這種事情我們都會做，好不好？脫掉一隻鞋子了——又脫掉一隻鞋子了——脫掉一隻鞋子了，又脫掉一隻鞋子了，現在通通脫完了，多麼好，多麼涼快，多麼舒服。（他俯首向她）現在爸爸帶你到床上去，你答我馬上就睡着嗎？（英兒輕輕地）這才是好孩子呢。（他小心地抱起她，把她舉上去，放在小孩睡覺的床，他很可以認真。麗金由房門出，取得櫃上的零錢，她到窗內的聲音，她是去門口觀看，然後她轉身回房，但還站了一刻，窗上現出不倦疲倦的疲乏之色，她見房內靜，她還到入房身去，一刻後安華從下，他轉身來，於英兒的床，他輕輕地躺下去，後，看見房內無人，跑到窗邊，抽出一本書回來，椅子上坐下，馬上專心的在書上，麗金由房門回來，帶出一張紙一

碗來，他把牠們放在他面前，回到原位坐下。安華繼續看著，沒有注意到桌上的食物。

麗金（惱怒地見了他一副以後）喂，不要再看書了！你的飯快要冷了，你不知道嗎？

安華（因書）對不起，我還沒看見呢。（完全專注，相咬以尋地吃起來，原來他吃不下。）

麗金 我想你也應該多顧到我一點，不要常常回來趕不到吃飯。在熱烘烘的廚房裏替你蒸飯蒸菜，難道是好玩的麼？你弄錯了。

安華 我真對不起，麗金，我真對不起。天天都有事情就攔我。我心裏總是想準時回來的。

麗金（嘆口氣）心裏想有什麼用。

安華（帶着一種柔和的微笑）那麼叫我罷，麗金，讓飯冷了，不要為我麻煩罷。

麗金 我還是一樣要等你吃完了，才能洗碗呀。

安華 我自己洗。

麗金 那更弄得一團糟。

安華（我著急換的屋子）這種天氣，飯能夠冷不是運氣很好呀。（麗金不答也不笑，為他打開窗，又看起來了，時時地吃一口飯，麗金沒動，而只等著他。）

麗金 喂，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安華（心不在焉地，但還在看著）當然有的。

麗金（恨恨地）老是不管事情是永遠不會做起來的。

安華（即速把書闔起）我看書滑溜，這你為什麼老是說我呢？這是因為你——（忽然自語）

麗金（憂色）因為我太笨了，不懂書，我猜你要說這句話罷。

安華（嚴肅地）不是——不是（沒聲生氣）你為什麼還我說沒有意思說的話呢？我神這幾載倒霉

的田，你不來煩惱我，不也就够麻煩了嗎？你知道我撐持下去是多麼苦，雖然我運氣不好——

麗金（輕視地）運氣不好！

安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種田的事我自己知道不適合，但是你總不能不相信我運氣不好

罷。為什麼你不把事情各方面替我想一想呢？為什麼我們不能合作呢？我們從前常常合作的。我

知道你也很苦。那麼，為什麼不互相幫助而反要麻煩我呢？

麗金（陰鬱地）我難道沒有盡力做麼？

安華（起身放一手於她肩上）我知道你是盡力做的。但是我倒再做得更好一點不好麼？我們大家都

改好一點脾氣，事情不順利的时候，縱然是我的過失，請你常常說些鼓勵的話。你知道自從爸爸

去世之後我獨力支持得多苦呀。我本不是種田人。我從來也沒有想做種田人。但是處在這種環

境之下，我沒有旁的事可以做，於是我不能不勉強幹下去。你幫助我，我能幹得下去。你不幫助我

——（抱雙肩）——於是乃傳身下去吻她的頭髮——（動作高興狀）那麼你答應我了；我以後十二點鐘

跑回來——你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不是公平的交易嗎？

趙金（不高興的）唔，也許是。但我的錢都拿去給那房主的兒子花了。有人在外頭打圓。（趙金把

去下台口回來）是趙三

安華（鬆口）不知道又有什麼事了？（大急）趙三進來罷。（趙三拍門進去，對面高大家氣的問安華

工，（趙三）不知道又有什麼事了？（大急）趙三進來罷。（趙三拍門進去，對面高大家氣的問安華

趙三（拍門進去）水車壞了。

安華 怎麼不會的？罷工五天剛修理好的。

趙三 又壞了。

安華 你能修理嗎？

趙三 不知道壞了什麼鬼，最壞的心子壞了，不動了。

安華（起身拿鑿子）等一等，我去看看大概不要緊的。

趙三（磨地）壞不壞不關我的事，我要走了。

安華（磨地）你難道說這兒不幹了麼？

趙三 對呀，不幹了，到今天剛好一個月，欠我的工錢算給我。

安華 但是你為什麼現在要走呢？你知道田裏的工現在是多麼忙呀？立馬變我們人就是很忙的。

潘三 那是你的事我不幹了。

安華 但是你爲什麼呢？你不曾說我待你不好嗎？

潘三 不是這個（指潘子指）你總說我給人笑，得難受極了，就是這回事，我到錢阿根家裏去做工了，我這兒不幹了。

安華 給人笑？我不明白你，誰笑你呢？

潘三 他們都笑我，我早上上街去，他們都笑我，問我的玩笑——長得醜陋，錢子阿興，新來的金點子，那些當佃工的人都笑我。

安華 不幹了，這個理由太古怪，你替錢阿根做王，他回不是一樣要笑你嗎？

潘三 他們不敢的。錢阿根的田是村上頂好的，他們笑我替你當佃工，就是這回事！「書獃子的田怎麼種了？」他們都叫你書獃子，天天這樣笑着笑我——書獃子現在幹什麼了——在稻田裏放牛嗎？用湯本子喂牛麼？還有人這樣說：「他在家裏吃呢，他不得稻田裏野草長得那麼高！」（負氣指）他們正是這樣說的，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工錢。

安華 （冷淡地）唔，既然如此，你不幹由你罷。我等等我上她去拿，明天給你——現在沒有

潘三 （轉身向房門）很好，你回去時，又回來麼？明天要給我的，不然，對你不起。（負氣走了，房門輕輕關上。）

安華

(當鐵金山廚房門口結露的地方回身走來，濕溼地在他腳底上留下的時候) 該死的東西！水車壞了！這就是我運氣壞的一個例子。誰能說這是我過失呢？

麗金

在別人面前，他決不敢這樣放肆的！(怨恨地向屋上安榮的窗一瞥) 幸而安榮快回來了。

安華

(並不恨) 對啦！我哥哥對於這種事有辦法得多啦！(帶着一臉親愛的微笑) 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看他寫的信，好像沒有多大改變。罷，可不是(搖頭) 但是我總懷疑經過這次遠行之後，不知道他還願不願意來過這種單調無味的鄉下生活。

麗金

(恨他) 安榮不像你，他愛種田。

安華

(沈溺在他自己的思想裏——熱忱地) 真美呀！他看到了經驗到了這許多形形色色的事情他到過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我常常夢想的神祕的遙遠的地方呀！天呀！我多麼羨慕他呀！多麼有趣味的旅行呀！(他跳起來本能地跑到窗沿，向天高聲呼喊)

麗金

(尖酸地) 我想你沒有去現在一定很後悔了吧！

安華

(太被他自己的思想佔住了，沒有聽見) 哦！那些可惡的山呀！我常常以為牠們會給我很大的希望！現在我看見了牠們就切齒痛恨牠們，像牢獄四周的圍牆，把我關住在狹小的牢獄裏面，叫我一點也享受不到生命的自由和神祕。(身回身過來，有一種壓抑的哀怨) 有的時候，我想，要不是爲了你，麗金，和——和——(他的聲音軟弱)——小英兒，我願意拋棄一切，向那條大路跑

下去，心裏既抱着一個願望——就是要把世界的整個邊線放在我和那些山的中間，恢復我的自由生活！(爲願望的呈現在椅內，帶着苦楚的自語的微笑)我又在做夢了。又蠢又傻的複夢。

麗金 (用泥抑的聲音——良靜裏自語) 做夢的不單是你一個！

安華 (沈吟於他自己的思想裏頭——笑聲地) 我哥哥他倒有機會——但是他得到什麼呢？他封封信裏還不是種田人的——日記(看信)我們現在到新加坡了，這是塊怪熱的地方，比地獄還熱。兩個水手被燒病倒了，我們的人手就不够了。我很願望船再開，雖然在波浪的前後後仰的顛沛裏，也是怪難受的。(自語地)這就是他對南洋印象的總接語罷。

麗金 (這自抑的聲音裏頭帶着) 你何必取笑安華呢？

安華 我想起——但是說他有什麼用呢？你知道我並不取笑安華的爲人，不過我對於他的見解却是——

麗金 (這自發熱光——發出不可控制的憤怒) 你也來取笑他嗎？我以後不能再忍受你這種話了！你那個地方比得上他，應該自己覺得難爲情呀。(安華這聲音用力打他，憤憤地說下去) 你配批評人——懶惰像懶，做事又笨，把一切事情都弄到這樣糟！

安華 (惱怒地) 不准你再說這種話，你聽見沒有？

麗金 你指摘自己的哥哥，他比你至少要好上十倍！你姊姊他就是了！姊姊他，因爲他是真正的男子

漢，向你不過是一個——時——不過是一個——（是因爲於恨而說不清楚）

安華 麗金！麗金！你這種說話將來要後悔的。

麗金 我不後悔，我永遠不會後悔，我不過犯我想了幾年的話說出來罷了。

安華 （憤慨）麗金！你真有這種念頭麼？

麗金 你以爲——跟你這樣一個人同居——是幸福的麼？你不能做個有能力的男子又不能像別的男人那樣做工，害我時時受苦。你決不承認我這句話。你以爲你比什麼人都好，受過大學教育，其實你什麼東西都沒有學到，只會吃死書，你以爲像我這樣沒有知識的窮人，嫁了你該得意麼？——（可恨地）但是我反覺得丟臉，我恨做你的老婆！我看見你就討厭，我早先爲什麼這樣糊塗！要是我當時不做傻瓜，來聽你這種沒有價值，由書上看來的什麼詩意的慢話，那多好呢！要是我當時聽了你的真實面目——像你現在這種樣子——我情愿死也不嫁給你！我跟你結婚同居還不到一個月，我就後悔了。我知道你是這樣一個人——已經太遲了。

安華 （爲麗金提得發抖）現在——我才明白你是怎樣的一箇卑鄙的人——我的老婆——我的老婆是怎樣一個人呀！（帶着粗獷的笑聲）天呀，我有時想到你是多麼卑賤多麼淺薄——但是我對自己說，我一定看錯了——現在才知道我沒有錯——我真是一個該死的傻瓜！

麗金 你剛才說要不是爲了我，你想出去，好，你可以去，念決念好，我決不留你！少了你我這該死的！回

地也會好些。自從你經營以來，他就倒了霉。那麼去罷！去做你常常要做的一個流氓罷。這於你是頂合適的。沒有你，我也能過活，你不用愁。（歡喜狂）——安樂快回家了，他會把事情料理好的，他會做真正男子漢應該做的事。我不需要你。安樂快回家了。

安華（在門廊裏，安華聽見兩聲門鈴響起的時候）：這是什麼意思？（她很快地跑起）你在打什麼主意？你在想什麼壞念頭，你——你——（她的聲音是一種狂瀾的呼號）

陸金（一點點哭的哭腔）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句句都是真心話！你要殺我，我還是這樣安
榮！真的！我一直愛他（熱熱地）他也愛我！他愛我！我知道他愛我！他從前愛我！你也知道他是
愛我的！上！你要去就去罷。

安華（把這門窗，她搖搖欲倒，放在牆壁上，含混地）你這賊東西！（他站著發覺她，她身子直挺挺地在喘氣，這時，小孩的高聲的大哭聲，更添煩擾。夫婦兩人，在驚慌中站著彼此互望，他們突然覺得他們的吵嘴已到了可怖的程度了，她，她大的呼吸從大牆上傳來，兩人忽為同樣的預料所壓倒，屏息而聽，彷彿在這一秒鐘裏屏息聽得的聲音，聲音停止了，他們的頭目安華在牆上又長又高的招呼聲了！（震動））

魔金（空耳的數字） 安榮安榮（娘口土上與佳有魔的門拔拳頭把門拉開）

安華（用一種含強而悲憤的聲音）站住！他跑到門前，緊緊把後頭的窗簾拉開，小孩的眼睛亮開了。我去接安華你進去看英兒，昆金。（他親親地望了他一會，但是他眼裏裏有使我不舒服的恐怖，慢慢地退去）

入聲望去。

安榮的聲音（更大的呼聲）喂，安華！

安華（竭力裝作高興的呼聲回答他）喂，哥哥。（他關門跑出去）

——幕落

第二場

田間的一座小山頂上。次日早晨十一點鐘光景，烈日大熱，遠處的雲可以望見。

山頂嶺向左傾斜，中後方立著一大塊圓石，石的右首一顆大樹，山左方面到處山頂，有一條小路在草中隱約可見。

安華坐在圓石上，兩手托著下頰，閉著左方的眼睛凝望。綠色灰白而憔悴，表現出一種完全失望的神情。安兒坐在他的近旁草地上樹蔭之下，在聽著妹妹，愉快地在唱歌，這一會她好奇地瞥了她父親一眼。他記著妹妹扶起靠樹立著，聽到他的旁邊來。

英兒（拉他的手——懇求地）爸爸不舒服嗎？

安華（強作微笑著她）不好孩子，為什麼？

英兒 跟英兒玩罷。

安華（溫柔地）不，好孩子，今天不玩，爸爸今天不高興玩。

英兒（抗議地）不，爹爹！

安華 不，好孩子，爸爸真的不舒服——我有點兒頭痛。

英兒 讓英英石（他痛苦地拍他的頭）爸爸的頭真壞。

安華（向他——帶着微笑）呀！現在好些了，好孩子真乖。（她緊緊地挨近他，他們兩個向着海望了一會，最後

安華（要她轉向她）你願意爸爸出門去嗎？——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嗎？

英兒（流淚地）不願意！不願意！爸爸，不願意！

安華 你喜歡榮伯伯麼？——就是昨天來的那個人——不是那個鬍鬚的老頭兒——是那個

英兒 英英愛爸爸。

安華（帶着兇猛的堅決）我不會走的，孩子。剛才只是說着玩兒的，我捨不得離開小英英的。（他用兩手抱

緊她在懷中）

英兒（因痛苦而喊）呢！痛呀！

安華 我忘了，好孩子。（他放她到草地上）去玩洋娃娃罷，這樣才是好孩子。小心不要晒在太陽裏。（她不

願意地離開他，又拿起她的洋娃娃來玩。一刻後她手指向左首山下）

英兒 人呀，爸爸。

安華 (向後紅——口短地打斷他說話的話) 不要去管那討厭的田地罷！讓我們講些有趣味的事罷。

我跟你一個人談談，這還是第一個機會呢。把你這次航海的經過告訴我。

安榮 我想我在信裏頭，已早就告訴過你了。

安華 (微笑) 你的信太——簡單了。

安榮 呢，我知道我不是苦作家。我情願專經一次大風，卻不願再寫一封信。

安華 (帶着親切的笑容) 那麼你經過大風的嗎？

安榮 經過的——在澳門灣。把所有的蓬通通捲起，讓牠直吹了兩天。我以為一定要去見海龍走了。

從來不曾夢想到，浪會有這麼大，風會吹得這樣利害，要不是領舅舅的航海本領好，我們大家都做了海鬼了。結果我回折了一枝大桅杆，不得不問回香港來修理。但是這些事我在信上已經告訴過你了。

安華 你從沒有說起過。

安榮 那末，一定船上做的工作太多了，我忘記寫了。

安華 (帶着安樂——帶着地) 大風會忘掉麼？(帶着興趣) 你真是個古怪東西。你告訴我的就是你得的一切事情麼？

安樂 主要是我盡情的來告訴你，我有滿肚皮的事情呢。不過都是精透的。你自己已經歷過，才會知道。

我記得風浪頂壞的時候，我想起你，我對自己說：要是安華親眼看見他的美麗的海的觀念病，可以醫好了。我賭呢！真會醫好你的。（沉重地點頭）

安華（冷淡地）海給你的印象似乎不大好罷。

安榮 實在不很好！要是可以避免的話，我再也不想坐船了。除非要去火車不通的地方，那就不能不坐船。

安華 但是你在船上學習做水手呀。

安榮 不能不幹些事呀，不然簡直要發瘋了。船上的日子正叫度日如年呢！（笑）至於你常常想去的洋南——呀，你應該看看，聞聞！那種街道又熱又擠，你要是走上一趟，你一生一世都還厭惡不了你所常常夢想的「奇怪跟神秘」的地方了。

安華（厭惡的管住聲音，低語）那麼，你在南洋所找到的真是熱氣嗎？

安榮 豈止熱氣！比熱氣還要壞上幾千萬倍呢！

安華 但是照你的信上看起來，也有幾處地方你是中意的——譬如緬甸——

安榮 是的，緬甸是個好地方。（得意地）但是爪哇——真是個頂好的地方。我們中國人在那兒，成功的機會頂多。我真喜歡牠，我還要告訴你，安華，在這兒住幾天，有船就就到那兒去，船上當個小差司，也可以省掉一筆很大的旅費。我要把幾年來的積蓄都帶到那兒去做生意。

安華 (敲釘聲響——慢慢地) 那麼，你還要離開這兒麼？

安華 當然啦！你以為我不走了嗎？住在這兒有什麼用處！這樣小小的地方，一個人照料也就夠了。

安華 我想現在你嫌這地方太小了已。

安華 (沒有注意到安華聲調裏的諷刺) 你不知道，安華，爪哇是多麼好的地方。我在爪哇經同船的介

紹，認識一個做米生意的廣東人。他十分喜歡我，還想重用我，我是因為舅舅的關係不能半途把他拋棄——又答應了你們回家，不然我早就在爪哇做事了。但是我還要回那兒去，我相信在那兒一定會成功的！(拍起弟弟的肩) 你想這是不是個頂好的機會，安華？

安華 很好，這於你——是很好的，哥哥。

安華 我們這兒一點田能有多少出息——但是那邊的田——一年可以種四熟，米生意我也不能算外戚——我要在死之前，做一番大事業。(注意到安華的心不在焉的表態，含笑) 醒醒罷，你這書獃子！哈哈！我知道我請到生意，就會使你覺得怪討厭的，是不是？

安華 (帶一點不好意思的微笑) 不討厭，哥哥——剛巧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歛眉) 近來有許多時候我願意有你一點兒辦事的能力。

安華 (更正地) 我有些話要跟你說，安華——關於田地的事。你不在乎罷。

安華 你請。

安榮 今天早上我跟金到四處去看了看——她告訴我許多事情——(閃閃地)我石田地上的情形不很好，但是你不能專怪自己不好，不論誰命運不好的時候——

安華 不是的，哥哥！這都是我的不是，你心裏跟我一樣的明明知道。不過我一切省儉，還不至於有很大的虧空。

安榮 (頓半句) 我有一千塊錢積蓄，你拿去用好啦。

安華 不，你要拿到爪哇去做公錢的。

安榮 我不要，我能幹——

安華 (堅決地) 不，哥哥，我絕對的不要！我不願意你再說這種話！

安榮 (持辯地) 你還是這樣頑固！

安華 到了秋熟，一切事都有辦法了。你不用愁。

安榮 (懷疑地) 真的麼？(頓半句) 運氣真太不好了，爸不能多活幾年代你照管照管。(頓半句) 我聽見他死了，真使我傷心。他始終沒有——放下心腸來罷，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的事？

安華 實際應該說，他始終沒有明白你。他現在是明白你了。

安榮 (頓半句) 你已經忘記了罷！——當時我為什麼不得不走的，安華？(安榮頓了，但他的臉還是閃閃

着) 那時候我比你還覺得厲害呢，但是我的走好像有天意的。天呀！我慢慢明白我是個多麼蠢

的傻瓜。我在海上不到六個月，那件事早就忘得乾乾淨淨了。

安恭（轉身，投索地望人索索的問）你是誰——還金屋？

（不知不覺）是的。我要你不反對我有錯誤的觀念，不然什麼我都不該說了。（正當安華的開口）這是真的，我已經忘掉了很久很久了。這樣容易忘掉於我當然是不大好，但是我想當時支配我的，不過是一種小孩子的全頭體了。我現在斷得定我從來沒有愛過人——我當時以為愛上了人不過覺得好玩罷了——自以為是個英雄就是了。（忽然地大咳一口氣）噯！我這頓飯金頭已經脫離了我的胸口，我真快樂！我自從到家以後，總覺得有點窘，心裏想不知道你們怎樣想我。（聲音微帶顫抖之意）你現在心裏完全明白了罷，是不是，安華。

安華（低聲）明白了，哥哥。

安榮 我有勇氣的時候，還要告訴慶金呢。她一定覺得我的回家有點可笑——卻不知道我對於這件事的感情，完全改變了。

安華（慢慢地）也許——爲她起見——你還是不告訴的好。

安榮 爲她起見，你以爲她不願意我再提從前我的傻事嗎？不過，我總以爲不提更壞——

安華（每日兩片，用一種適當的藥水）隨你聽，哥哥但請你現在不要再說牠罷（安華突然不說話）
風地爾然地著安華，安華停一刻後又停去用一種他欲便之像採取前木箱的發音）哥哥，請你原諒

我，倒覺的頭痛使我神經都炸裂了。

安榮（清靜）只要你對我心裏不要難受，那沒有什麼關係。

安華 笛舅舅多早晚還不同來，到那兒去了？

安榮 他跑到碼頭上去照料照料船上的事，他說不定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英兒（指山下左首）看呀！媽媽媽媽！（趕忙跑起來。應金在左首現身。她身穿白色衣服，表示她已開始修飾好的。

她看來很漂亮，臉紅，精神煥發。）

英兒（奔到她母親面前）媽媽！

應金（吻她）乖孩子（她跑向大石前，冷冷的對安華說）阿根有事要見你。他在路上等你。

安華（起身——沒精打彩地）好，我就去。（當她望應金時，注意到她外狀的改變，也因擔心而臉色陰沉下去。）

麗金 帶英兒一同去罷。（對英兒）跟爸爸去，才是好孩子呢。婆婆有好東西叫你去吃呢。

安華（短促的）來罷，英兒。

英兒（拉着他的手，快樂地在石旁邊跑下山）爸爸！爸爸！（他們向左首下山去了。應金皺着眉送他們一刻

——然後帶着一臉微笑向安榮）我要坐一會了。來，安榮，這不跟舊時一樣麼？（她輕快地跳上石頭

坐下）從屋子裏出來，覺得這兒真好看，真涼快呢！

安榮（在大石旁邊半坐著）是的。這兒好極了。

麗金 因為你來了，我活都不想做了。（與金地笑）我覺得真自由，我願意生兩個翅膀，飛過海去。你是男人，你不知道在家裏燒菜洗碗是多麼討厭的事！

安榮 （把金一推）唔。

麗金 你媽一定要自己燒晚飯請你，你回來了她是多麼快活呀。她把我趕出廚房的那種情形，真是怕人，你會想她以為我是要害害你呢。

安榮 媽是這樣的，她老人家真好。

麗金 她很想念你。我們大家都想念你，就是田土也很想念你喲，今早上我指你看，都表示是念着你呢。

安榮 （眉頭一皺）情形是不很好，那是事實！可憐的安榮，實在太難為他了。

麗金 （輕嘆地）都是他自己不好。他做事一點興趣也沒有。

安榮 （責備地）你不能責備他呀。他是天生不配種田的，但是我知道他爲了你，媽和小英兒已經盡了他的能力了。

麗金 （冷淡地）唔，自然。但是謝謝天老爺，這些日子現在都過去了。你來管了田地之後，安榮常常歸省的『壞運氣』也不會長久了。向來田地上所需要的是個有遠見能應付的幹人！

安榮 對的，安榮沒有這種幹材。他自己也坦白承認的。我來替他找個好的長工——有經驗懂得住

的——幫他耕種，工錢之外，跟他講明，年底再給他一筆酬勞。這樣，安華不必什麼事都管了，他自己也不用煩惱得發命了。麗金，你看他多憔悴呀，他應該保重才是呢。

麗金（心不在焉地）我想是的。（因為她心裏在想她的上一半的話）你爲什麼要雇個長工來照料呢？

我的意思，現在你回來了，長工是不需要的了。

安英 當然我在這兒的時候，我會替他照料的。我是說我走了以後。

麗金（彷彿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走？

安英 是的。我預備再到爪哇去。

麗金（驚駭）你再去航海嗎？

安英 不去航海，不拿航海當職業我再也不願意幹了。我要到爪哇去做米生意。

麗金 但是——那是很遠的地方——是不是？

安英（興奮地）大約有六千英里，還是可以算遠的了（帶着熱誠）不過我在那兒有個很好的機會，

麗金，你不信，同安華，剛纔把這件事詳細約告訴了他了。

麗金（臉上勃然變色）他可會阻止你沒有？

安英（興奮）沒有，當然沒有，爲什麼呢？

麗金（慢慢地把頭低下去）那正像他——不阻止你。

安榮（怒極地）安華人太好了，他知道我決定了一件事情，他總不願意阻止我的。我一告訴他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他就明白了。

麗金（音譯地）你一定要走麼？

安榮一定，我並不是說馬上就走，也不一定，總歸要等上好許多時候呢。無論如何，我沒走以前，我要住在家里，同候同候親戚朋友的。

麗金（不欲言地）哦。（突然地）唉，安榮，你不許走！你不能走！我們大家都想——我們大家一直在希望警告你回家來，一心一意的住在這兒，料理料理田裏的事情。你一定不能走？你走了，你想老太太會怎樣的傷心。你讓安華管理，會弄到怎樣的糟呀。你該明白的呀。

安榮（憂鬱地）安華管事並不見得怎麼樣壞。有了一個長工來照料，事情是很妥當的。

麗金（高興地）但是你老太太呢——想想她呀。

安榮我的出門，她已經慣了。她知道我去是為她和我們大家的好處，她不會反對的。你問安華，兩年之後，我就會發財，你等着瞧罷。然後我回安華安逸逸的住下，把田弄得好好的。並且，我在那邊也可以幫你們一點忙。（音譯地）我告訴你，麗金，我一上岸，我就動手做，我相信勤懇的工作和上進的決心一定能發財的；我知道是能夠的（興奮地），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我告訴你，我覺得我能夠做比種田更偉大的事，這次的航海把我的眼界擴大了。叫我明白世界是多麼大的一個地

方。老守在這兒好像蒼蠅黏在糖漿裏似的，我是再不能滿足的了。這兒的事情好像沒有多大意義，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麗金（發呆地）唔——我想我應該了解你。（頓半句——她心中焦急突起）安華告訴你什麼話——關於我的？

安榮 告訴關於你的沒有呀！

麗金（驟然發覺）你說的是實話嗎，安榮？他並沒有說到——我——（她不知所措地停住）

安榮（發覺）沒有，我記得他並沒有說到。爲什麼？爲什麼你想他說到你呢？

麗金（自語其手）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說謊呀！

安榮（憤憤地）你說什麼話？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謊話，是不是？現在我爲什麼要說謊呢？

麗金（仍然不信）你是不是——你願意不願意回答——不是爲了——（她眼向下望，半轉身離開他）

爲了從前你走的原因現在才又要走麼？因爲如果是的——我要對你說——你不必走啦——

（她說完時，她的聲音還停爲一種緊張的溫情和私語。）

安榮（不知所措——她笑一聲）喲，原來這就是你所要說的？唔，關於這件事，你不用擔憂——（堅定地）我決不怪你，麗金，上一次我做了傻瓜了之後又再回來，你當然覺得不安的。

麗金（她的希望破滅了——帶著新心的嘆氣）喲，安榮！

安榮 (宗會) 我知道我不應該提起這種傻事，然而我想這是說個明白的好，那末我們三個人還能像跟從前一樣的住在一起，不致有什麼誤會。

麗金 安榮不要再說了！

安榮 我已經忘開了頭，讓我說完了罷。這也可以消除我們的誤會。你不要以為做過一次傻子的就會常常做傻子，也不要因為我從前的傻事叫你現在常常不高興。我要你相信，我把那種傻事已經老早就忘記了——現在——你——好像——一直是我的親妹妹；麗金，真是這樣的。

麗金 (忍耐到頭了——替麗金狂笑) 安榮——請你不要說了罷！(她再以兩手掩面，她的下垂的頭后在後面。)

安榮 (急忙地) 怎麼我今天一開口就會得罪人。我跟安華提起這件事，他也不准我說下去。

麗金 (更急地) 你對他說了什麼是不是——就是你剛才對我說的話麼？

安榮 (急急) 吓當然！為什麼不是呢？

麗金 (更急) 喔，我的天呀！

安榮 (更急) 為什麼？我不應該說麼？

麗金 (急亂地) 喔，我不管你說什麼！我不管！你不用管我，走罷！(安榮起身跑下小山左方，替騙不安，不快樂，看了她的行為莫名其妙。)

安榮 我沒有想到你這快就回來了，舅舅。

笛伯 我也並沒有預料到呀！但是我現在真得到了一點關於結婚的消息，所以就回來找你啦。

安榮 (急切地) 什麼消息，舅舅？

笛伯 我到城裏給公司去，想順便看看有什麼人願意接替你的位置的。他們都很想念你，問起你他們問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做船上第二副，我想到你要往爪哇去，我就問他們是像什麼船，問那兒去的？他們說是修船船，到爪哇去的。

安榮 (急的圓圈頭髮) 舅舅這一天呀，好運氣呀！他們什麼時候開船？

笛伯 明天早上。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這樣快走，所以我對他說這樣說了。他回說這個二副的位置子留到今天晚上等你回音。事情是這樣的，你自己決定罷。

安榮 我願意的，說不定要等上幾個月才有這樣的機會呢。(對笛伯) 安榮，又怎麼知道，然後我回來——(他繞道) 但是——討厭得很——明天早上又快了，我願意拖遲一兩禮拜才罷，那多好呢，剛回來——又走了，似乎說不過去。不過這一千圓裏面賺不到一次的機會——(以安榮的意思) 你以為怎樣？安榮，要是你，你怎麼辦？

安榮 (故作微笑) 我一向——遲疑不決的，你知道。(對笛伯) 這當然是難得遇到的好運氣——我想你不應該放過罷，但是不要，我來替你決定。

麗金

(轉身對安榮——用一種懇懇的懇求的聲調) 好，安榮，去罷！(她做花地又轉過身去了接濟大家覺得不安的不說話有好一會)

安榮

(回頭地) 是我想我去罷。這件事結果於我們大家都有好處，你以為對不對，安華？(安華點頭但不說話)

笛伯

(起身) 那麼，事情就決定了。

安榮

(現在自己決定了，他的聲音充滿着勇氣和力量與精神，所以顯得面有喜色) 好，我去。我去得快，回來得快，這是一定的。將來我不會空手回來了。我敢說我決不會空手回來的。

笛伯

安榮，那你沒有多大工夫了。要抓紧时间，你頂好趕快去罷。我馬上要回船上去。你頂好跟我來罷。

安榮

我回屋子把行李收拾好了，馬上就走。

安華

(靜悄悄地) 你們兩個都在這裏用飯罷，好不好？

安榮

(愁煩地) 我不知道還有工夫麼？現在什麼時候了？

安華

(黃憤地) 媽特別為你在弄飯來呢，哥哥。

安榮

(面紅——窘然地) 該死！我剛纔忘記了世界上什麼機會都可以錯過。可是不能不在家裏吃今天的晚飯！(他轉向笛伯——黑敏地) 來罷，別舅。跟我到屋子裏去，一路上你再把剛纔的事詳細

一點告訴我，吃晚飯之前我得把行李收拾好。他和信伯動身向左走去，安回頭叫道：「你也快回來罷，安華。」

安華：「好，我就來了。」（安華和信伯走了。白金放英兒於地下，兩手環抱，她的兩肩在顫動，彷彿她在哭泣似的。安華用一種感傷的動作向前。）

英兒（她的聲音茫然的顯示着時，拉着她父親的手）：「爸爸，媽媽在哭呢，爸爸。」

安華（俯下身去撫摩着兒的頭髮——努力想使不信祖婆的警告浮出來）：「不是的，媽媽沒有哭，孩子。太陽光射在她的眼睛上就是了。你餓了麼，英兒？」

英兒（淡然地）：「餓了，爸爸。」

安華（有含淚地）：「現在是你吃東西的時候了。」

白金（含糊的應着）：「我來了，英兒。」（她急忙忙以淚，不看安華，跑過來拉着英兒的手——泥濘的聲音）：「來罷，吃飯去罷。」（她由左首走去，眼睛望着地下。她的女兒拉着她的手。安華等他們先跑了一刻，然後慢慢地跟着走下。）

——幕落

第二二章

第一場

和第二天第一場同：（五年後十月杪一天早上大約六點鐘亮燈，天未黎明，但當表演進行時，窗外的黑暗漸漸變為灰色。

室內只有一盞煤油燈點著，多條條的煙囪立在牆上，一切都是圓形頹敗之態。書庫被辟為辦公室，有一張舊已沒有窗簾了。書架上堆滿著書籍和積灰，灰為灰色，積灰是多年不曾用了。書桌上鋪著蠟燭，蠟燭上都是熱淚和燭出的食物所印成的污痕。一張搖搖的橡木已壞，每用一月白木被磨光滑，磨光的地板，紫灰，清灰，和灰泥等灰物佈，到處都是灰泥。牆的基面上這堆着灰泥。

室內的空氣和多年積聚不同，是一種質於貧血，空氣是無以於貧血，也不覺得有什麼差錯了。

蘇林，羅金坐在灰灰的灰煙旁邊，仰手向火取暖，彷彿室內別處都是溫而寒冷的。一張厚的圍巾包著她的肩膀，半掩着她的灰色白臉的痕痕，越發得可怕了。她的灰白的臉被白臉的痕痕，與頭石灰灰之表情，彷彿她對於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感情的了，她的動情的能力已經耗竭了，這使當時的蘇林沒有什麼，然而羅金的身上衣服乾乾的發乾的寧靜，不發聲的以灰色為灰色，臉上全是灰色，這一切對於生活漠不關心。

安華 你的意思是說，他常常看我們死罷！他看死了爸和媽——（聲音停了）——還看死了——我的——英兒。

麗金（追她）我想他是靠他的本領替我們看病的。（自半息）好啦，安華帶了一個專門醫生快來了。那應該使你滿意了吧。

安華（尖酸地）你曉曉等着不曉就是這個緣故麼？

麗金 是的。

安華 等安泰呢？

麗金（二話沒說也沒有）總得有人等的才對。他去了五年了，等他回來，也是應該的呀。

安華（帶着尖酸的笑）五年啦！好長久呀！

麗金 唔。

安華（有金氣地）等了五年啦！

麗金（吞酸地）事情已經過去了。

安華 是他過去了。（自半息）他打來的困困是怎麼在麼？（自半息）給我看，好不好？它做來的時候，我的頭髮都正發着，我們不知道有誰什麼。（追她）但是現在我覺得好了，讓我來再看一遍。

（麗金把頭髮向背後收攏交給他。）

麗金 拿去。先來的一個在上面。

安華 (把上面的一口打門)「香港。今午抵此。因有要事結束。事畢即搭船回。」(烏黑酸地微笑)事情頂

要緊。這是哥哥的信條。(急念)「祝你們都好。」(烏黑酸地急念)「祝你們都好。」

麗金 (急念)他不知道你病了。一直到我覆他一個電報。才告訴他的。

安華 (急念)當然他不知道我。我近來脾氣不好。你的覆電怎麼說呢?

麗金 (肩答着肩問)我叫電報局到那邊去收錢。

安華 (急念)你說我害的是什麼病呢?

麗金 我說你肺病。

安華 (急念)你真傻。我對你解釋過不知道多少次。我害的是胸膜炎。你總不明白胸膜是在肺外面。

不是在肺外面!

麗金 (急念)醫生對我怎麼說。我就怎麼寫。

安華 (急念)他是不停病。混蛋!

麗金 (急念)沒有什麼關係。我只要告訴安華你有病就是了。是不是?

安華 (急念)打門別一什麼報。這是他昨晚上發的。說我看。(急念)「來電悉。法搭夜車。帶一專科

醫生。抵城即雇汽車下鄉。」(他計算)現在什麼時候了?

麗金 大概快六點了。

安華 他應該快到了。他帶一個懂得些醫道的醫生來了，我真喜歡。一個專科醫生馬上會告訴你，我的肺一點病都沒有。

麗金（笨拙地）近來你咳得很厲害。

安華（遺憾地）胡說八道！你自己難道沒有害過討厭的重傷風麼？麗金誠實地整齊炭火。她安坐在椅子裏不安地在動。二。最後安華的母親現在總國的夏太太。你媽能夠睡得這樣熟真是幸福。

麗金 媽是倦了。她跟我坐着等了大半夜呢。

安華（苦笑地）她也等安樂嗎？（安樂咳嗽）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我數數日數到一萬多，還是沒

用！我後來不再去數了，直躺在那兒，讓頭腦去胡思亂想。他漸漸地用溫情的同情聲訓說下去。我剛纔想到你，麗金——想你的幾年來太苦啦。（求助地）真對不起你，麗金。

麗金（空洞的聲言）我不知道，現在都過去了。大家都是苦的。

安華 是的，除了哥哥，誰都苦的，（忽然發出一陣痛的嘆息）哥哥已經大大的成功了——他所希望的（成功）（遺憾地）現在他回家來，要我們崇拜他的偉大。（痛苦地）我說什麼？我的腦子一定是病了。（平適）這幾年來我們都很苦。（他的聲音低降為一種哀願的耳語）尤其是最近八個月，自從英兒——死了之後。（他以拍打的姿勢來逼迫他的哭泣——然後深深地抽氣）他是我們的幸

我的最後希望，要是有天老弟的話，我要能替我親兄我的天。（他大大的吸口煙，煙灰掉在手巾上擦拭。）

麗金（沒有望他）英兒死了——倒好過了。

安華（陰惡地）我們都是死了好過。（忽然生氣）你告訴你的媽，不准她再說，我告訴你，這

傳給他的先天太弱。（欲弱得發洩出眼淚來了）不准她再說，我告訴你，

麗金（陰惡地）希——唔，你會醒醒地，醒醒了又要嘮嘮叨叨得人家——不提他——不提步，

安華（嘆氣，軟弱地躺在椅裏）——你倒反對我就罷，因為我不肯求哥哥幫忙。

麗金（陰惡地）你不妨求他幫點忙，他賺了很多錢啦。

安華（你怎麼想跟他要錢呢？）

麗金（陰惡地）我看並沒有什麼不對，他是你自己的哥哥。

安華（陰惡地）對你而有什麼用處？我不能夠求他幫忙。（陰惡地）我還支持得下去，謝謝老大。你不能

否認呀，沒有人幫助，我也能成功功——（為英兒不說而苦笑）我的天呀，我路做什麼呢？東欠債

西欠債，田糧跟利息都沒有付，我真是傻子。（忽然為英兒哭，獨自哭上一陣，然後低聲哭）我可以坦白

說，麗金，我是完全失敗了，我又拖你下水。平心而論，你恨我——我不奇怪你。

麗金（不動情）我並不恨你。我想也是我的不是。

安華 不，你愛——安榮，也不能怪你。

麗金 (還錢地) 我並不要誰。

安華 (舞的手把錢攪在一起) 你不必否認。這又沒有什麼關係。領半的——帶着一百個的錢去你知道麼？麗金，我在半夜黑暗裏又在做夢啦！(她笑一聲) 我在想我病好之後將來的計劃。(她用安榮的眼睛望着她，彷彿怕她變笑色似的。她的表情並不改變，只是眼睛裡閃爍着安榮那雙眼睛。) 總之，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有將來呢？我們年紀還輕呢，要是我們能挖起一片田地的石頭，揀掉就好了！這塊田地破壞了我們的生命，可咀咒的東西！現在哥快到家了——我不再想做傻子啦，麗金！我要向他借錢，讓我們到城裏去另開一條新的生路。我們要到活動的地方去，不再是死沉沉的像這兒，從新做起。(自信地) 我在城裏決不會像在這兒那樣失敗的。麗金，我決不再叫你去辦多的事情。我常常想寫東西。(對屏地) 你願意的話，麗金？

麗金 (還錢地) 有呢。

安華 她可以跟我們同去。

麗金 她不願意的。

安華 (惱怒地) 原來你這樣回覆我！(他以強烈的表情向麗金看，眼睛裡閃爍着，使麗金覺得她本身也是) 你

撒開！你推在你媽身上！你要住在這兒，你知道哥將快回來了——（急頭擦面咳嗽）

麗金

（轉身——用一種奇怪的聲音怎樣說）（自己對自己低語）不要跟你去就是了，安華，不要再咳嗽了！這於你是很不好的。（用一種奇怪的聲音怎樣說）（她眼淚如雨地真去——只要你好好了，去真的我跟你去，安華，我答應你吧）（安華下來，用一種奇怪的聲音怎樣說）你現在覺得好多了麼？

安華

好些啦，（麗金跑回座位坐下，兩手掩面，自言自語）（在椅子裏邊嘆息的聲音）那麼你願意去啦，麗金，是的。

麗金

（安華走）（我們要這斯做人，麗金——你跟我，我們苦了這麼久之，上帝約伯該記一點幸福給我們了。（安華走）一定會給我個的，不然我們受的苦變成沒有意義的了——那是想不通的，決不會的。

麗金

（她的肩背發抖悲劇了）當然，當然，安華，但是你不能——

安華

（不要害怕！我覺得完全好了，所的——）我現在又能夠咳嗽，（你更知何有事情）給我們盼望是多麼快樂的事情，你從不能說說那多麼快樂——過了這樣可怕的日子以後，一生新生命的美景開展在我們眼前？

麗金

是的，是的，但是——該麼——

安華

胡說八道！我不再再小心了。我快要恢復一切的氣力了。（急頭擦面咳嗽）你——我覺得身體如無

呢。(他聽到這話，下半身去發笑口地) 親嘴嘴——幾年來的第一個親嘴，是不是？歡迎我們新生命的開始呢。

麗金 (向安華的兒子) 發這話，坐下，安華！你坐下來吧！

安華 (向麗金的兒子) 發這話，坐下，安華！你坐下來吧！

我說：「我信所受的苦，都不過是一種試驗，請問我是不是值得有這般幸福的實現呢？」(麗金這道試驗我們都經過了，牠打我，牠倒現在夢想要成為事實！你懂麼？)

麗金 (向麗金的兒子) 發這話，坐下，安華！你坐下來吧！

安華 不。我與去石大，去看太陽上山。天亮太陽上山是好玩的。但是，(麗金向麗金的兒子) 發這話，坐下，安華！你坐下來吧！

麗金 (向麗金的兒子) 發這話，坐下，安華！你坐下來吧！

麗金（連忙到他的身邊去，他一品你上床去罷，好不好，安華專科醫生應該快來了，你不願意把精力都消耗完罷。

安華（氣急地）你说的對，他不要以為我的病比實際還厲害。我現在覺得好像能痊癒了——（高興地）——瞧一場好好的得法的安眠藥罷。

麗金（扶他到寢室門口）這是你最需要的（把藥交給他）然後他又起身，回臥室去。我們上這個門，你安靜的睡罷（他睡下，麗金也睡下，他睡下，麗金也睡下）

夏老太太（從夢中驚醒）哎呀什麼事呀

麗金 安華他剛才在這兒跟我說話，我扶他上床睡了。（現在他還在，他每夜都睡了，他怕恐怖，這又說於他的冷夢中，他怕他妻子去下，他怕他妻子去下，這真地——他的舉動——真可笑；他的眼睛看起來——真害怕呀

夏老太太（驚奇地）你把我叫醒，嚇得我一大驚，就為這個緣故嗎？

麗金 我害怕呀，他說話聲聲都響的，我總不能使他安靜，我不願意和嬰兒跟他在一起，誰也不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來呢。

夏老太太（氣急地）等一步都走不來，我他這助助呀！你為什麼不跑去叫阿金呢？

麗金（還氣地）阿金不在家，他昨晚走了，他的工錢三個片沒有給了。

夏老太太（憤憤地）我不能怪他。好好的，人盡願意到這種地方來做工呢？（突然轉怒）嘿！我但願你沒有嫁給那種樣的男人就好了！

麗金（沒精打采地）他現在病在床上，你不應該說他了。

夏老太太（用力作暴怒狀）你須知，麗金，要不是我拿出我積蓄的錢來暗中幫助你，你們兩個早就了叫化子——這都因為他的鐵血鐵腸的驕傲，不讓安榮知道這事情弄到這樣糟了。我這樣的人，倒要把我節省下來買棺材的錢來查他——而我又是一個沒人照料的老廢人。

麗金（安榮會還你的媽，我可以告訴他，不讓安榮知道）

夏老太太（啞之以鼻）哼，請問安榮以為你跟他有什麼交活的呢？

麗金（遲鈍地）我想他從沒有想到這個。當晚（指前後）他已經打定主意，安榮回家來，就請求他幫忙。廚房的時候鐘響了六下，六點了。安榮應該馬上可以到了。

夏老太太（你想這個專科醫生對於安榮有什麼用麼）

麗金（遲疑地）我不知道。（母女兩人沉默，這沉默有著幾秒鐘好一會）

夏老太太（生氣地）嘿！給我把枝拉上一點，我冷得要命呀！

麗金（指著後面的門）說話聽一點，聽他聽，讓他睡一會罷。（然後因她由椅子上站起，走到後門去，這是最後的錢塊炭了。明天燒火的柴都沒有了。）（她氣喘吁吁地跑後門左首的窗戶，打開窗戶跑出去）天

快亮了。(趁剛回炭爐前)看來今天天氣會很好的。(趁椅子取暖)昨晚霜一定下得很重。天氣暖了很久，現在應該冷了。(汽車的喇叭聲，由外面遠遠傳來。)

夏老太太 (放聲地) 聽！那不是汽車的聲音麼？

麗金 (不為興趣) 是的。我想一定是安泰。

夏老太太 (帶著興趣的驚奇) 不要坐在那兒像餓子呀。看看屋子裏亂得像什麼樣子！那新醫生不知要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家呢？看看那個什麼滿是烏煙瘴氣！麗金，你——

麗金 (冷然地) 我在廚房裏已經預備好一餐乾乾淨淨的晚餐。

夏老太太 (堅決地) 現在推我到廚房裏去。我不願意他這樣物看我。我去睡一會罷。你現在也不用我了，我想睡得要命。(這金車地轉由門下，汽車聲音，最後停在屋後的大路上。夏金由廚房回來，手拿一盞燈，燈放在桌上，先將一盞的旁邊，小道上有一層沙塵——接着一盞燈旁的沙塵，燈下跑去開門。安泰進來，頭戴一頂小帽皮包裏，安泰已大大地改變了，他的臉似乎已經成為很蒼白的，他的從他的決斷的方面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卻由之顯得不再高貴，他必爭強的鬥氣上得來，他的眼睛放光，他的臉似乎有一層他已經被搶劫時赤臉而現在他的表情卻是像受同一種痛苦他是同樣的，除他的中年人，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他的生活。)

麗金 安泰，我等下你——

安榮（還在門口）我折會趕回來。（把一面破舊子大衣，放在櫃上，一面替慶金和醫生介紹，他身披一襲灰呢的病人的衣服，看來比前胖了）我的高弟——賀醫生。（他隨即把袖口翻到袖外，露出白內臟，嚇了一跳）安榮在那兒。

慶金（手指心）在裏面。

安榮 我來替你脫大衣，賀先生。（一面幫醫生脫大衣，一面問）他病得很厲害麼？

慶金（點頭）他一天比一天好。

安榮 真難得見來，賀先生帶慶金來慶金。（他跑進室去，醫生和慶金帶著白淨的臉頰，慶金一進去就出來，隨手把門掩上，慢慢的走到門口，回頭問，你還有什麼話，請快說，安榮和慶金的談話聲，漸漸變低，不一刻後，安榮奔出來，輕輕地掩上門，他跑回來，在櫃下，取出藥盒，把藥盒下，一手托著藥盒，他的身上有一件破爛的白布，他的表情，他淚流滿面，哀傷地向賀醫生，醫生轉身問他，他怎樣了，他向賀醫生，把藥子，過來，面，給他。）

安榮（還在門口）（一面擦汗，一面擦汗）這種情形已經有少久了？

慶金 你意思問——他病了多久？

安榮（點頭）當然還有什麼旁的事？

慶金 去年夏天他病了一次，自從孩兒死了之後，他一直病到現在——快八個月了。

椅子拉近麗金——任佳佳氣短——但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發生了什麼事？事情怎麼會弄到這樣精告誡我！

麗金（迴顧地）並沒有多少可以告訴。事情一天壞似一天，就是這麼一會事——安華好像什麼都不在心上。自從你媽死了之後，他什麼興趣都沒有了，於是便原個人來照料。但是有個沒有一個不欺騙他的——他並不知道——一個個都走了。後來英兒死了。但是什麼事都不管了——老是臥在家裏，只是看書。所以我不得不求他幫忙了。

安榮（驚奇而又害怕）呀，該死，多可怕呀！安華一定是發瘋了，不該我知道，太驕傲不願意求我幫忙。究竟他怎麼會這樣的呢？（一種突然的可怕感覺，發了毛的心靈）麗金，老實告訴我，他受到了什麼極大的刺激？

麗金（迴顧地）我不知道，英兒的死使他頂傷心——但是我想，現在應該慣了罷。

安榮（奇怪地望著她）你的意思是說你現在是慣了？

麗金（一種死沉沉的沉默）總有一個時候——你會不覺得難過——什麼都不覺得。

安榮（眼釘著她半晌——很可憐地）原諒我，麗金——我並不是怪你。我沒有明白——看見安華躺

在床上，病到這般田地——使我對個個人都會生氣。原諒我，麗金，沒有什麼要原諒的。那有什麼關係。

安榮 (又跳起來，自來跑去) 謝謝老天爺，我回來得還不算遲。這個醫生很有把握。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事。等安榮病好起來了，我們再回田地，有個穩健的基礎。這事我來辦——在我走之前。

麗金

你又要走麼？

安榮

我不能不走。

麗金

你寫信給安榮說，你這次回來不走了。

安榮

我是希望這樣。但是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不得不再去走上一趟。(短笑一聲) 老實告訴你

麗金，你不要以為我真是富翁——現在還不是。我寫信那個時候，我的確有錢。我做米穀生意，賺錢很容易；但是還不知道。我要錢還賺得容易些，因此就像別的傻子一樣，做投機生意。嘿，起先我勝利了，有幾次我差不多有一百萬的家私——但是到後來一敗塗地。最後我受不了了，就自己厭惡自己，打定主意，洗手不幹了。回家來真正的從新開闢生路。(為發一頓難聽的嘆息) 現在可笑的地方來了。特爾開頭那一天，我看見有一樁發大財的機會。(為發一頓難聽的嘆息) 多容易！我儘量投資。於是，事情還沒下文，我就走了——我那時自信不會錯的。但是我到了香港——我不

麗金

(追迫地) 你的錢全——都失掉了麼？

安榮

(再坐下來) 差不多。(他向衣袋裏取出一枚空煙盒去一看，搖之) 嘿，我並不是完全破產。這次失

麗金

(帶着煩躁的怨聲)我知道你什麼意思，先生。(強鈍地)不要怕我受不住。我忍受困苦已經忍受慣了；我猜得出你要說的是什麼話。(她遲疑了一會——然後用哀調的聲音說下去)安華快要死了。

安榮

(猶豫地)麗金！

賀醫生

(舉手命令他們靜下來)我診斷令弟的結果恐怕跟這位太太的話一樣。

安榮

(呻吟)但是，賀先生，當然——

賀醫生

(安靜地)令弟活不久了——也許還有幾天，也許只有幾個鐘頭。他此刻還活着，真是件奇事呢。照我的診察，他兩個肺都都爛得利害呢。

安榮

(傷心地)天啊！麗金在一種毫不守舍的昏迷中，只釘着自己的衣襟。

賀醫生

抱歉得很，我不能不這樣告訴你。要是還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安榮

沒有什麼辦法了麼？

賀醫生

(搖頭)太遲了。六個月之前，也許還有——

安榮

(悲痛)如果我們帶他到山上去——到莫干山去——也許——

賀醫生

那在六個月之前也許可以延長他的生命。(安榮呻吟)但是現在——(他有意義地顫抖)

安榮

(突然想起而驚惶)天啊！你沒有告訴他吧，賀先生？

賀醫生

沒有。我騙他。我說天氣的改變——(他急忙地看表)我得走了。(站起)

安榮 (起身——囑咐地) 但是一定要想個法子呀——

賀醫生 (好像他跟小孩子說話) 最後的機會——露天。(他敢起帽子，穿起外衣——對麗金和安榮) 再見。

麗金 (眼睛都不抬起來) 再會。

安榮 (機械地) 我送你上汽車，賀先生。(他們出門去了。麗金不動地坐著。汽車動身的聲音可以聽見，其聲漸漸遠去。安榮再入在他椅子裏坐下，兩手扶著頭) 麗金 (趁著眼正望著他) 我們進去看看他好不好？天

呀！我怕石他！我知道他會看出我的心事來的。(寢室的門無聲地開了，安榮現身門口。他的兩頰以發熱而紅，他的兩眼特別的大而有光。安榮呻吟的聲音說下去) 這是不成的，麗金。難道讓他完全沒有希

望麼？總得找個辦法。我們帶安華到莫干山去。他一定會好的。一定要把他醫好的。

安華 (用一種溫柔的聲音) 為什麼一定呢，哥哥？(安榮轉身用懷疑的眼光釘著他)

安榮 (轉身過來) 安華 (責備他) 你下床來幹什麼？他起身跑向他。現在就回床上去罷，聽醫生的話，

不然，我要罵你的。

安華 (不理這些話) 扶我到那邊椅子上罷，哥哥。

安榮 見鬼了我來扶你！你快回床上去罷。床上纔是你應該去的地方，去躺著罷。(他捉住安華的手)，

安華 (裏面) 躺在那兒等死麼，哥哥？(冷淡地) 不要做出小孩子的樣子。我騙得討厭了。坐起來好

得多呢。(當安榮睡覺時——兇狠地) 你再把我放回床上，我馬上就起來。要我不起來，除非你坐在

我的胸口上，不過這時於我的病沒有好處罷，來罷，哥哥。不要再傻罷。我要跟你談談，我現在就要跟你談談。(帶憂慮的微笑)一個臨死的人應該有這點權利罷，可不是？

安榮 (喜極) 請你千萬不要那麼說罷！要是你答應我不那麼說，我就讓你坐下。(他扶安榮到他自己的和麗金的椅子中間的椅背上) 現在好了罷！就坐在這兒罷！等一等，我去拿一個枕頭來。(他跑入臥室去)

安華望著麗金，麗金恐慌地閃避了。安華悲苦地微笑。安榮拿著枕頭回來，把他放在安華背後，怎麼樣？

安華 (帶着一種親愛的微笑) 很好！謝謝你。(當安榮坐下時) 你聽我說，哥哥。你要求我不說話——我把我的地位弄清楚了，我就不再說話了。(慢慢的) 第一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麗金低頭，以兩手掩面。她總是保持着這種姿態，當他們弟兄在談話的時候。)

安榮 安華！不會的！

安華 (沒精打彩地) 會的！不要對我撒謊了罷。在你未到之前，麗金把我放回床上之後，我就開始覺得。(悲苦地) 那個時候，我正在計劃我們的將來——麗金和我的——所以剛覺得時候，是很難受的。後來醫生診察我的時候，我也知道了——雖然他還騙我。後來為證實起見，我站在門後偷聽他對你們說的話。所以你們不必再用飄渺的莫干山，或其他這一類無聊的話來譏笑我罷。因為我要死了，你們不應該當我是個弱者或者是個膽小的懦夫那樣來看待我。我現在既然確實知道快要死了，倒也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了。最使人難過的倒是生不生死不死的懷疑。

(頓，安榮在無可奈何的悲緒中茫然四顧，不知道說什麼好。安華用一種親愛的微笑望他。)

安榮 (最後胡亂地說) 並不是懷疑。你還有希望的。你要是聽見了醫生所說的話，就可以明白了。

安華 喔，你意思是說他的幾天麼？(沒味地) 我不相信天的。並且，我比隨便那個醫生都知道多些呢。

——因為我自己沒覺得。(把這個題目拋開) 但是我們不是已經同意不談這個題目了麼？把你自己的事情告訴我罷，哥哥。這就是我現在覺得有興趣的事。你的信太簡單了，不大明白。

安榮 我本來想多寫幾封信的。

安華 (微微諷刺) 從你的信看起來，你大概已經完成了五年前你出發時候所抱的願望罷？

安榮 那也不是什麼可以誇口的事。

安華 (嚴肅) 你真的老老實實地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了麼？

安榮 唔，現在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大得了不得的事。

安華 但是你發財了，是不是？

安榮 (連忙瞥了盛金一眼) 是，我想是的。

安華 我很喜歡。你可以把我在田地沒有做到的事都做起來啦。但是你在那兒幹什麼？告訴我罷。你跟你的朋友做米生意麼？

安榮 是的。兩年之後，我就做了股東。去年我把股份賣掉了。(他很難堪地在答安華的問話)

安華 後來呢？

安榮 我自己做。

安華 這是米穀生意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怎麼啦？看起來好像怕我指摘你什麼似的。

安榮 開頭四年，我覺得很驕傲的。四年後的事我就不敢誇口了。我做投機生意。

安華 米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你用賭博來賺錢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沉思地) 我心裏老在疑惑你變到怎麼樣了。(頓以後) 你——一個種田的人——也去幹

買賣空券，用紙頭來賭博啦。我們三個人這一幅圖紙，是有嚴重的意義的，哥哥(他悲苦地發笑)我是一個失敗者，麗金也是一個失敗者——但是我們多少可以歸罪於天。但是你是三個人中間最大的失敗者，哥哥。你違背了你自己的本性有八年之久啦，你明白我的意思麼？你愛用地的時候，你是個創造者。你和生命是很調和的合在一起。可是現在——(他停著彷彿他找不到適當的字)

我的腦筋昏亂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所愛創造的大地，跟賭博相去不曉得有多遠呢——所以，你應該受罰。你得受苦纔能回到——（他的聲音變弱了，他疲倦地嘆氣）沒有用了。我不能說了。

安榮（他向後靠在椅背上，合攏兩眼，在喘氣）
（慢慢的）我想我知道你所說的意思，安華——並且句句都是真話。（安華感恩地微笑，伸出他的手，安榮抱之。）

安華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哥哥，等我——

安榮 我什麼都答應你，弟弟！

安華 記住，哥哥，麗金受的苦比我們多一倍。他的聲音因無力而半吞半吐。經過了一番痛苦之後，哥哥，請你——醒過來罷。你聽我的話，等我死了——你一定要娶麗金的。

麗金（微笑）安華（安華躺下來，兩腿閉着，重重地在喘氣）

安榮（做哈欠給麗金要她安慰他——溫柔地）你疲乏了，安華。你還是躺下來休息一會的好。我們以後再談好啦。

安華（帶着一種諷刺的微笑）以後，你總是那樣樂觀的，哥哥（他疲竭地嘆氣）好，我去休息一會罷。當安榮來扶他時）太陽快出來了罷？

安榮 現在六點多了。

安華 (當安榮扶他進寢室時) 哥哥，關上門。我不願意聽見聲音。(安榮再出來，輕輕地關門。他跑過來，再在他椅背上坐下，兩手扶著頭。他的臉以無盡的強烈的悲痛而緊蹙。)

麗金 (瞥着他——驚怖地) 他神志昏亂了，是不是？

安榮 他也許有點昏亂。發熱的時候會這樣的。(帶着無可奈何的暴怒) 天呀，多糟糕呀！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只是坐著——等。(他由椅子上跳起，跑到窗邊。)

麗金 (遲鈍地) 他說話——他亂說話——像他平時一樣——不過今天他說的話——有點反常，你若是不是？

安榮 我不知道。不過他對我說的話是對的，是真話——雖然他說得玄虛一點，可是——(他最後地向麗金瞥視) 你想他為什麼要我們答應——(昏亂地) 你知道他說的話。

麗金 (遲鈍地) 他心裏亂想，就隨口亂說。

安榮 (自信地) 不——他說這種話一定是有原因的。

麗金 我想，他要讓我有個寄托——在他死了之後。

安榮 不，不是這個意思。他都知道我當然會照顧你的，無必——那樣呢。

麗金 他也許想到——你第一次南洋回來的時候，五年前發生的事。

安榮 什麼事？你什麼意思？

麗金 (遲鈍地) 那個時候我們大鬧一場。

安榮 大鬧一場，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麗金 在一方面說起來——爲的是你。

安榮 (氣憤) 爲的是我？

麗金 是的，大半爲你。你知道麼？我跟安華結了婚，不久發現我弄了一個大錯——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安榮 大錯(後復) 你意思說——你發現你不愛安華麼？

麗金 是的。

安榮 天呀！

麗金 後來我以爲生了英兒，也許我會改的，我會愛他的；但是事情並不如此。我再也忍不住他的不會辦事和舊款子的優氣——我後來幾乎恨他了。

安榮 麗金！

麗金 我實在沒有辦法。隨便那一個女人都沒有辦法。事情是這樣，因爲我愛上了別的人。(他慢慢地歎氣)現在告訴你也沒有什麼害處了——事情已經通通過去了——死了。當然我真愛上的是你——只不過等我自已知道已經太遲了。

安榮（吃驚）麗金！你知道麼？你在說什麼話！

麗金 當時——是真的。（忽然罵與地）我有什麼辦法呢？隨便那一個女人都沒有辦法。

安榮 那麼——在那次我回家的時候——你愛我的，

麗金（頭更地）我知道你第一次離家的真正的緣故——個個人都知道的——三年之內我天天

想——

安榮 想我愛你麼？

麗金 是的。那天在小山頂上，你譏笑你過去愛我是多傻——我才知道你不愛我了。

安榮 好天呀！但是我從沒想到——（他停住，想到往事，憂鬱了）安華可會——

麗金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在你回來之前，我們大鬧一場，我氣瘋了——我剛纔對你說的話都告

訴他了。

安榮（無言地張口向她，一刻以後）你告訴安華——你愛我麼？

麗金 是的。

安榮（驚怖地閃避）你——你——你這發瘋的傻子，你你怎麼能够這樣做呢？

麗金 我沒有辦法呀！我實在忍無可忍——不能不說出來了。

安榮 那麼我住在這兒的時候，他是知道的了！可是他並不說也不表示——天呀，他一定受够了痛

苦啦！你不知道她多麼愛你麼？

麗金（遲鈍地）我知道。我知道他喜歡我。

安榮 喜歡你！你是什麼樣的女人呀？你為什麼告訴他呢？你一定要她痛苦麼？怪不得他要死了！你們這樣子住上五年麼？

麗金 唔，我們一直住在一個屋子裏。

安榮 他現在還以為——

麗金 我不知道。自從那天之後，這件事我們一個字都沒提。看他的樣子也許他還以為我是愛你的。但是你現在不愛我啦。太糟了！太傻了！你並不愛我啦！

麗金（慢慢地）現在我就再來試試，也不會知道愛的感覺了。

安榮（野蠻地）並且我現在也並不愛你，那是一定的！他倒在椅裏，他的頭在兩手的中間，可惡極了，這樣的事也會發生在安華跟我的中間。吓，我一直愛安華比愛誰都利害。為他的幸福起見，世界上沒有事我不願意做的。而我現在竟害了他了——可恨呀！我怎麼再去見他呢？我能對他說什麼話呢？他以痛心的暴怒而呻吟。頓半晌，他要我答應——我怎麼辦呢？

麗金 你可以答應他——安安他的心——事實上不理他就是了。

安榮 什麼？現在還敢騙他——在他臨死的時候麼？（決然地）不！你說非騙他不可，那末你去騙他。你

現在有一個機會。解除你給安華的一切痛苦。跑進去見他！告訴他你並不會愛過我——這是一個錯誤。告訴他你當時說愛我，是因為你發了瘋，你並不知道說的是什麼話。告訴他，隨便什麼話，只要他能夠得到一點安慰！

麗金（遲鈍地）他不會相信我啦。

安榮（憤怒地）你一定要他相信你的，你聽見沒有？你一定要——現在——快一點——不然會來不及了。她遲疑，他哀求地）麗金，請你去罷！你難道不知道你對不起他麼？你不去，你的良心永遠不會原諒你自己的。

麗金（她遲鈍地）好，我去。（她疲倦地起身，慢步跑向舞臺去）但是，我這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安榮的眼前焦急地釘著他，她開門，踏進房去。她在那兒站了一刻，然後她用一種嘶啞的聲音叫喊）安華，你在那兒？然後她連忙跑回來，驚怖地在脫鞋）安榮，安榮，他不在了！

安榮（誤解她——他的臉因恐慌而變白）他不在了——

麗金（打斷他的話——驚亂地）他不在了！床是空的。窗打開了。他一定爬到外頭去了！

安榮（跳起來，他衝入舞臺，馬上回來，面帶震驚與恐怖之色）來罷！他不會走遠的。（拿得帽子，捉著麗金的臂，攆她向門跑去）希望——（門隨手關上，切斷了他的話）

——幕落

第二場

和第一幕第一場同——初開大霧的一段，東方已現明亮的顏色，一條薄薄的面紗，慢慢地從黑暗在黑色小山的邊沿上，可遠，路旁邊就沒於黎明，灰色中，隱隱可見，前方的一塊地有一種荒涼未耕的舊狀，因為在夏天沒有收成，後面的紅行的顏色有幾部分已黃了，蘋果樹沒有葉，似乎已死了。

安華衰弱地由左方顯現，他跌倒在路旁，在看見聽了一會，然後吃力地爬到他可見日出的草坡上，衰弱地倒下。露露和安華由左首沿路奔往的跑上來。

安榮（在後四室）他正在這兒！我早知道的！我知道在這兒可以找到他的。

安華（他跑到他身邊時他用力地跳起來，露露一面苦笑的微笑）我以為可以逃走了。

安榮（帶着惡毒的厭惡）你逃不掉的，你這壞東西，我們要帶你回去——帶你到床上去。（他向前舉起

安華）

安華 不要，哥哥，不要，我對你說，不要！

安榮 你聽過麼？

安華（簡單地）不，我要死了。（他又向前跑下，露露哭一聲在他旁邊坐下，就着他的頭於他的腰和腿上，安榮

站著無力地倒在他安榮的腳不安地顫動）再回房裏去我是受不了的了。這好像我一生一世——

都得關閉在一個空房裏似的。所以我想我情願死在——只要我有勇氣——單獨的——死在大路旁邊的木溝裏——望着太陽出來。

安榮 安華不要說話罷。你只是耗費你的氣力。休息一會兒，我們帶你——

安華 還希望麼，哥哥？我希望了。我知道的。（他停着沉重地呼吸，儘量用力望遠處。）太陽出得這樣慢呀。（帶着一種微弱的微笑。）醫生對我說，叫我到遠地方去——可以醫好的。他說的對。可以醫治我的，一直是這個方法。現在來不及了——這一生——不過——（他一陣咳嗽，使他身體震動。）

安榮 （帶着粗獷的哭聲）安華呀！爲了希望之神無可奈何的暴怒，（緊緊閉拳）天啊！天啊！（他全心地哭泣，以他的中樞神經的崩潰。）

安華 （用一種突然的，聲音望的顫抖的聲音）你不必爲我悲傷啦。你聽見麼？我到底得到幸福了——自由了——自由了！——脫離了田地去自由了——自由的到處去遊浪——永無窮期的

遊浪。（他以一討撻起自己，他臉上生輝，指著天邊。）看呀！在這些小山外邊不是很美麗麼？我能夠聽見從前的聲音在叫我去呢！——（歡躍地）現在我就要去了！這不是最後的終點，而是個自由的開始——我的航海的起點呢！我到底走上了我航海的路了——到底得到解放的權利了——在那天邊的外面，你應該喜歡——喜歡——爲我而喜歡呀！（他衰弱地倒下）哥哥（安榮俯身向他）記住麗金——

安榮 我一定照顧她！我對你講，安華！

安華 麗金吃了不少的苦——記住，哥哥——只有犧牲——那就是上天的秘密——（他忽用他最

後的餘力坐起，指著太陽的圓盤正從小山的邊緣上升起來）太陽！（他的眼睛釘著牠一刻，他喉間略略作響，他含糊地說）記住！（便倒下死去。麗金發出一種恐慌的喊叫跳起來，顛抖著，兩手掩著目。安榮在葬身體前屈下一膝去，放一手於安華的心房上，然後他鄭重地站起。）

安榮（向著麗金，那屍體在他們中間——用一種沉悶的聲音）他已經死了（忽然憤怒）你真該死，你沒有告訴他！

麗金（可憐地）他不用我騙他，已經很快活了。

安榮（指著屍身——以暴怒而戰慄）這都是你害他的，你這該死的女人，你這膽小的東西，你這殺人的兇手！

麗金（哭泣著）不要罵我，安榮！我沒有辦法呀——他也知道我都苦啊。他對你說——記住。

安榮（眼釘著他一刻，他的怒氣消過了一種深切的憐憫的衷情漸漸升上他的臉，然後他俯著地上的屍體，傷心地用一種哀憐的聲音說）原諒我，麗金——為他的緣故——我會記住——（麗金把兩手由臉上放下，莫明其妙地望著他，他舉目正視著地平，吞吞吐吐力地說）我——你——我們兩個都把事情做錯了！我們一定要互助——將來——我們總會明白怎樣才是對的——（排台地）也許我們——

(但是露金——總該聽見罷——卻一無表示，她只是靜靜地聽她用一種受傷瘦削的語調還答著他，她的心已經浸沒於那耗竭的不靜之中，再也不給任何希望所為驚擾了。)

——幕落

本劇由 Bayeno, O'Neil : Beyond The Horizon 改編而成特此聲明。

文 學 新 刊
第 六 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

不 能 不 愛

大 地 之 愛
曹 仲 實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送 王 可 仲 實	銀 宇 集	文 選 前 后
春 信 集	紅 夢 集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送 王 可 仲 實	大 地 之 愛	任 劍 雲 選 任 劍

人 生 夢
錢 安 陳
老 什 發
結 會 印 祥 示
卷 八 三 詩 詞 詩 上
老 則 序
版 一 第 結 會 印 祥 示
卷 八 三 詩 詞 詩 上

本書定價

